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电子版)

(笺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③

罗马·意大利卷 (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2年

黄昏派与未来派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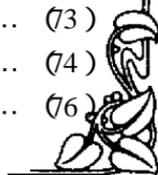
<i>阿·帕拉柴斯基</i>	(3)
不相识的人	(3)
我是谁?	(4)
运动	(5)
<i>马·莫雷蒂</i>	(5)
幸福	(5)
<i>塞·科拉齐尼</i>	(6)
来日	(6)
<i>文·卡尔达雷利</i>	(7)
秋	(7)
威尼斯的九月	(8)
里古利亚的黄昏	(9)
<i>迪·坎帕纳</i>	(10)
秋天的花园	(10)
热那亚的女人	(11)
吐火女怪	(12)



二十世纪初的隐逸派诗歌

朱塞比·翁嘉雷迪	(16)
追念	(17)
沙漠的金亚麻	(18)
守夜	(19)
休憩的时刻	(20)
痛苦	(21)
怀旧	(21)
静	(22)
河流	(23)
美丽的夜	(26)
睡意朦胧	(27)
冲突	(28)
分离	(28)
意大利	(29)
明净的天空	(30)
被埋葬的港口	(30)
快乐	(31)
变迁	(32)
夜歌	(32)
利吉里亚海的静寂	(34)
孤独的船	(35)
黄昏	(35)
宁静	(36)
最后的时刻	(36)

岛	(37)
怜悯	(38)
贝督因人之歌	(43)
无题	(43)
日复一日	(43)
我已失去了一切	(46)
别再喊了	(47)
诗人的秘密	(48)
终曲	(48)
你在哭喊 我闷死了	(49)
星星	(52)
这是饥饿的时刻	(53)
礼物	(54)
你已看到它在熄灭	(54)
童年的残迹	(55)
玫瑰主题变奏曲	(56)
寂寞	(60)
阴影的色彩	(61)
蒙塔莱	(62)
生活中经常遇到逆风恶浪	(67)
午休	(67)
汲水的轱辘	(68)
向日葵	(69)
假声	(70)
中午	(73)
黄昏中的两个人	(74)
门槛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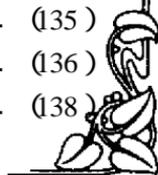


三角洲	(77)
海边	(79)
卢加的浴场	(79)
多拉·马古斯	(80)
伊斯特本	(84)
赞歌	(87)
音讯	(88)
鳗鱼	(89)
日和夜	(91)
希特勒的春天	(92)
夸齐莫多	(94)
瞬息间夜晚降临	(96)
廷达里的风	(96)
你的衣服是白色的	(98)
镜子	(99)
夜鸟的避难所	(100)
古老的冬天	(101)
消逝的笛音	(101)
死去的苍鹭	(102)
天使	(103)
种子	(103)
短短的曲线	(104)
不再想起死亡	(106)
第一天	(107)
在你的光线中覆灭	(107)
橙树上的黑喜鹊在笑	(109)
欢乐的模拟	(110)

晨曦初吐	(111)
在柳树的枝条上	(112)
信	(112)
雪	(113)
冬夜	(114)
围墙	(115)
哦 我亲爱的畜生	(116)
贝加莫高山上的岩石	(117)
我仍旧听到海浪声	(118)
南方的哀歌	(119)
给母亲的信	(120)
墓志铭	(122)
致新月	(123)
<i>翁贝尔托·萨巴</i>	(124)
车站	(125)
小女儿画像	(126)
的里雅斯特	(12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诗歌

新现实主义	(129)
新先锋派	(131)
<i>帕韦泽</i>	(133)
早晨你总回来	(134)
献给	(135)
你 三月的风	(136)
最后一支忧伤的歌	(138)



阿·贝尔托卢齐	(139)
白玫瑰	(139)
冬天的乡村	(139)
齐·卡普罗尼	(140)
长臂猿	(140)
维·塞雷尼	(142)
九月	(142)
阳台	(143)
马·卢齐	(144)
另一种恐惧	(144)
无题	(145)
老人	(146)
比·保·帕佐里尼	(147)
葛兰西的骨灰(节译)	(148)
祈求母亲	(155)
尾声	(156)

黄昏派与未来派诗歌

本世纪初,抒情诗和叙事体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作家们摒弃十九世纪传统的写作风格,努力探索新颖的创作路子,涌现出许多不同的文学流派。其中,不少人创作思想十分活跃,往往同时具有不同流派的倾向,并不断地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新的尝试。

在众多文学流派中,黄昏派文学是当时一种颇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其名称是西西里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鲍尔杰赛提出的,指的是意大利诗苑继福斯科洛、莱奥帕尔迪、孟佐尼之后出现的黯淡无光的衰落景象。黄昏派这一名称恰如其分地综合了当时一些抒情诗人的精神面貌和写作特点,他们擅长于描绘小城镇中灰暗、单调的生活:阴暗的小房子,惊慌失措的女仆人,偏僻的小车站,修道院的会客室,医院里凄凉的气氛等等。这些诗歌不注重反映现代工业化世界的面貌,它们的主旋律总不外乎是人们每日间的不幸遭遇或在暗中流泪的可怜人儿。黄昏派诗人将自己视作一个失败者和在心灵上蒙受创伤的人,栖身于想象中的过去和神话般的童年之中。

黄昏派诗人采纳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和豪放不羁派文学的写作格调,摹仿帕斯科里、邓南庶尤其是法国和比利时诗人的赋诗法,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上花笔墨,人物形象生动而富有感情。黄昏派的代表诗人是萨尔乔·高拉齐尼(一八八七年——一九〇七年),二十一岁时就因患肺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著有抒情诗集《苦酒》、《散文诗》、《死益的书》、《假日的傍晚》等。他的诗歌富有颓废派的风格,诗句往往带有倦怠、哀伤的情绪,流露出诗人厌世的伤感和对爱情的失望。黄昏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都灵诗人圭多·戈扎诺(一八八三——一九一六年)。他的作品除诗集外,还有两册短篇小说集和印度游记《世界摇篮之行》,带有明显的颓废情调。戈扎诺善于刻画人物细腻、痛苦的感情,他的印度游记主要描绘主人公在实现了游历印度这一神秘、美丽国土的夙愿后心中的失望情绪。

黄昏派没有形成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入伍者对任何哲学、宗教、政



治和科学上的理想一概不相信,对现实和历史持冷漠和嘲讽的态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

黄昏派诗人注重描写平庸的小事,格调凄切而低沉,而未来主义派文人却恰恰相反,他们积极颂扬“无畏和叛逆”的精神,呐喊声中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在反对虚文俗套的同时,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意大利诗人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迪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未来派文学宣言,全面阐明该流派成立的宗旨和发展方向,在当时颇有号召力。他在声明中指出:诗歌应该义不容辞地赞咏现代生活中诸如机器、战争等生气勃勃的新生事物,因为暴力乃是反对传统习惯势力和反映个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美来源于斗争,一辆带有引擎盖板和通过气缸中气体的爆炸呵着气的跑车,要比古希腊著名的胜利女神雕像来得美,必须取消博物馆、图书馆和一切艺术社团,人们应该行动起来为反对旧道德观念、女权运动和机会主义思潮而出力,诗人应努力赞颂战争的威力、爱国主义的热忱、民众的叛逆精神以及工业和科学事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声明的结束部分,诗人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向全世界发表这一气壮山河的公告,我们以它为未来主义的准绳,因为我们欲将我们的国家从教授、考古学家、西塞罗的门徒和仿古者们的重围中拯救出来。

马利奈迪于一八七六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早年曾在亚历山大和巴黎求学,后来回意大利攻读法律,并毕业于该专业。他的早期文学作品均用法文写成,主要作品有嘲讽资产阶级民主的《老水手》、《毁灭》等;后期著有小说、战争日记和戏剧作品若干。一九〇五年,他在米兰创办期刊《诗歌》,传播法国颓废主义诗歌和自由体的赋诗法;一九二九年任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晚年积极支持法西斯政权,主张意大利参战,于一九四四年病故。

未来主义大肆宣扬个人、暴力和战争的威力,在写作风格方面则力求跟上时代急速前进的步伐,对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影响较大,未来主义流传甚广,即使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中,它也有不少追随者。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作揭露和嘲讽资本主义制度,但也带有一定的未来主义因素。在意大利,有不少知识分子是未来主义的积极支持者,阿尔多·巴拉柴斯基(一八八五——一九七四年)是其中较有声望的一位作家。他出生在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早年曾追随黄昏派文学,一九〇九年起转而信奉未来

主义 五年后因不赞同狂势鼓吹战争威力的政治观点而退出未来主义。他著述甚丰, 写有小说《十九世纪印刷品》、《冯德拉西姐妹》、《保科利兄弟》、《罗马》、《公爵》等。

二十世纪初, 意大利文化处于动荡、迷惘的危机之中, 许多知识分子都企图通过变革来寻求出路, 当时出现的黄昏派和未来主义, 就是从不同的两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要求。未来主义崇拜个人的作用, 宣扬暴力和战争的威力, 反对传统的观念。这虽然对打破意大利当时固步自封的局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 它在政治上却为法西斯专政唱赞歌, 故在一九二六年得到了墨索里尼的赞赏, 使之进而成为宣传法西斯暴力和战争政策的工具。从这层意义上讲, 未来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诗歌流派, 它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运动。马利奈迪死后, 随着法西斯的失势, 未来主义也就逐渐消亡了。

阿·帕拉柴斯基

○不相识的人

你今晚看到他走过吗？
我看到他了。
昨晚你可曾见到他？
我看到他, 每晚都看到他。
他看你吗？
他目不斜视
只一个劲儿往那边看——
那边, 天空开始,
地面终止, 那边——
夕阳留下了
它的一抹余辉。
太阳下山后他走了。



独个儿？
独个儿。
穿衣服吗？
穿的是黑衣，始终穿的是黑衣。
他有哪儿体憩？
在哪座茅屋里？
在哪座宫殿里？

○我是谁？

我也许是一个诗人？
不，肯定不是。
我心灵之笔
只写一个很怪的字：
“疯狂”。
那么我是一个画家？
也不是。
我心灵的调色板里
只有一种颜色：
“忧郁”。
那么，是一个音乐家？
同样不是。
我心灵的键盘上
只有一个音符：
“乡愁”。
那么……是什么？
我把一面透镜



放到我的心前
使人们都能看清。
那么我是谁？
我心灵的江湖艺人。

○运动

我走……你走……他走……
可别问在哪儿，
他们会对你说谎。
哪儿谁也不知道。
只要走，就是美。
我走……你走……他走……
因为只有在
盲人的世界里行走
才是幸福。

马·莫雷蒂

○幸福

懂得什么是辛酸，
能敞开心儿谈话，
尽情欢笑；
花儿能结出珍奇的果实，
欢乐能使人解忧，
不会破坏情趣



——那才是幸福。
 幸福是女人的幻象，
 女人的笑容，
 女人的眼睛，
 女人的身影。
 我为你那个催人入梦的
 亲吻而浑身战栗，
 也许我懂得
 你那突然发生的声响吧？
 开启我那孤寂的屋子的钥匙啊，
 如果我把她紧紧压在
 甜蜜的心里，
 幸福啊，我也许把你
 用钥匙锁住
 ——那还有什么花朵，欢乐，
 女人，阴影，和不幸呢？

塞·科拉齐尼

○来日

人类的脚印
 宛如片片落叶……
 唉，那遥远的
 花园之春！

黄昏庄严而神圣，



明天已无处可寻：
让我们把手儿伸，
一起响起祈祷声。

关上所有的门——
我们守夜
直到黎明

直到一颗不灭的星星
为一些新来的修士们
照亮安息在彼岸的路程！

文·卡尔达雷利

秋

秋天。从八月的风儿中，
从九月的
如泣如诉的淫雨中，
我感知它的来临。
整个大地在颤抖，
此刻，大地光秃秃一片
悲怆凄切，
迎接迷濛的太阳。
现在，这个秋天
以无可言喻的
缓慢的步伐



向前行进，一天比一天衰微，
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早已向我们告别。

○威尼斯的九月

在九月，威尼斯
暮色过早地降临，
给大地抹上一片苍茫的色彩，
也给石块披上丧服。
夕阳把最后一道光线
投射在金色的拼花砖上，
燃起瞬间的火焰。
美丽的景色，只是昙花一现。
在总督府后面，
一轮明月悠悠升起。
欢乐的、银色的月华在欢笑；
在远处寒冷的暗沉沉的空气里
洒下了一丝丝光线。
光线震颤着，仿佛在低语。
我瞅着它，心荡神驰。
也许我以后会记起
这些宏丽的黄昏，
它们来得这么迅速，
现在稍稍使我伤感的是
那些黄昏的光线
(它们离开我始终那么遥远)，

在我的幻想中
又更美丽而富有生机地
闪闪发光。
那时我的幸福
将真切而又恬静。

○里古利亚的黄昏

里古利亚的黄昏
从海上缓缓升起
周围一片玫瑰色
爱人的心儿溶化
远处的景物消失
一对对情侣
在花园里流连忘返
剧院的窗口
——亮起了灯光
被埋葬在
一片迷雾中的海洋
散发着一股气息
海边的教堂
好比一艘艘
即将起航的船只



迪·坎帕纳

○秋天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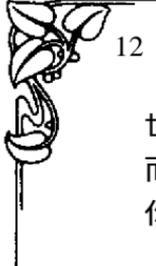
告别了,魅影重重的花园,
饰有绿色花环的
无声的桂冠,
秋天的土地!
远方的生活,
向荒凉不毛的山坡,
用粗犷嘈杂的声音呼喊,
山坡在落日的余辉下
染上刺眼的红光。
生活又向垂死的夕阳呼喊,
夕阳使花坛沾上了血液。
令人肠断的号角声
隐约可闻,河流
在镀金的沙滩上
消失,在一片寂静中,
一些白色的雕像
在桥头转角处巍然屹立——
过去的一切都成为陈迹。
远处,静寂象一支
温柔而庄严的合唱曲
喘息着,高高地
飘上我的阳台;

在桂冠的气味里 在桂冠
苦涩而枯朽的气味里，
在夕阳掩映下的
不朽的雕像中间，
她的倩影，
却在我面前出现。

○热那亚的女人

你在秀发里，
带给我海草少许，
从你古铜色的身体里，
我闻到风儿的气息。
风儿从远方吹来，
带来一阵炎炎的热浪，
啊，你那苗条的身材
是多么神圣，多么纯洁——
不是爱，也不是一阵突发的感情，
而是一个幽灵，
一个必然出现的阴影，
它安详而不可抗拒地
在灵魂中间徜徉，
然后融化为喜悦
令人悠然神往
因而热风能越过
无边无际的土地，
把它带往异乡。





世界多么渺小，
而你的手儿又是多么轻盈，
你那纤手一双！

○吐火女怪

我不知道，你那苍白的面容
是不是在岩石间向我显现，
或者是否就是那不知名的
远处的微笑。你那弯下的
象牙般的额头，闪闪发光。
哦，琪奥康达^① 的年轻姐妹，
哦，你神话般苍白的
死去的春天的女王，
青春焕发的女王。
可是，对于你那淫逸和痛苦的
不知名的诗歌，
音乐，没有血的女孩，
在弯曲的嘴唇周围有一条血痕，
清音妙曲的女王；
可是对你俯下的处女的脑袋来说，
我，夜间的诗人，
在深不可测的天际
观察栩栩如生的繁星，
我，为了你的温柔的神秘，



① 人名。

我,为了你变得沉默寡言,
不知道那苍白的火焰,
是不是她那苍白的
头发的活生生的象征,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层温柔的薄雾,
它对我的悲哀来说是温柔的,
是夜间脸上绽开的微笑。
我瞅着白色的岩石,
风儿的暗哑的泉水,
以及静止不动的苍穹,
悲泣着流去的涨满的溪水,
冰封的小山上人们劳动时的
弯弯曲曲的阴影,
还有,透过温情脉脉的天际,
远方清澈的阴影在流动,
我仍旧叫你,叫你吐火女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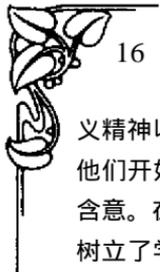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初的隐逸派诗歌

本世纪初,意大利现实社会中诸类矛盾纵横交错,人们对前途普遍感到忐忑不安的犹豫彷徨,不少文人借助于抒情诗这一较为理想的语言工具,抒发内心世界对现实的不满以及表达对未来的憧憬。其中有一部分诗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探索和开拓新诗的疆界作出了可喜的努力。他们致力于寻求直率、简洁的语言和清澈、明朗的诗体,采用特殊的写作技巧,以寥寥数语来烘托隽永的含意。这种新颖的赋诗法,显然同十九世纪的传统诗歌相去很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意大利抒情诗吸收了欧洲诸国,尤其是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流派风格,力求在平易中见深沉,含蓄恬淡中见浓烈。诗人们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统一体,世界则是一座充满各种象征的、一望无垠的森林。他们摒弃诗歌创作中过于注重修辞的俗套赋诗法和在文字上精雕细镂的唯美主义积习,以新颖的意象和独辟蹊径的象征、比喻艺术手法,给冷隽、深沉的诗歌画面勾上了一道神秘、温馨的彩边。他们认为,诗人肩上所担负的重任不再是单独地围绕着诗歌直觉的核心堆砌感情和生活,他必须寻觅恰如其分的词语来表达富隽的寓意。他们提出,诗歌是摆脱绝望境地最理想的幻象,它宛如荒漠里的海市蜃楼和在瓦砾堆上蓦然隐现的美丽童话,给人以莫大的鼓舞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在意大利文坛上,人们普遍将一九三〇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抒情诗称为隐逸派诗歌,它的主要代表诗人有翁嘉雷迪、蒙塔莱、夸齐莫多和萨巴;当然,另有一些散文作家和随笔作家也属于此种新的文学流派。隐逸派抒情诗人提倡“纯诗论”,主张用暗示和隐喻来表达诗人的直觉,追求用词的新奇和语言的音乐感,在作品中,他们每每颂扬沿海的小镇、遥远的国土以及宁静大海上的绿色小岛等美丽诱人的景色,以此来隐喻现实与梦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隐逸派抒情诗人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但是,战争的腥风血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人们的乐观主





义精神以及对未来寄予的瑰丽希冀,迫使不少隐逸派诗人改变赋诗的主题。他们开始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旨在扩大和加深隐逸派抒情诗的深邃含意。在这一方面,隐逸派杰出抒情诗人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为其同行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他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潜入生活的纵深处去寻找诗歌的意境,他的抒情诗具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

朱塞比·翁嘉雷迪

朱塞比·翁嘉雷迪(一八八八——一九七〇年)是本世纪意大利一位出类拔萃的抒情诗人。他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年轻时他曾侨居埃及和法国,同当地的文化界人士接触十分频繁,这无疑在思想上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回意大利后,诗人积极主张意大利参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赴前线作战。在这个时期中,他写了抒情诗集《被埋葬的海港》(一九一六年)和《遇险者的欢乐》(一九一九年)。诗歌表现了作者心中的迷惘和悲怆之情,也表达了他心中对诚挚友谊的无限向往。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诗人应聘前往巴西讲学;一九四二年回国后,被委派在罗马大学教授意大利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他除了从事翻译外国巴罗克和象征派抒情诗之外,另著有诗集《欢乐》(一九三一年)、《时代的感情》(一九三六年)、《佚散的诗篇》(一九五九年)、《痛苦》(一九四七年)等。诗中充满了神秘的隐喻描写,悲痛与怜惜每每交错在一起。他为人们勾勒出一幅在死亡威胁下凄凉、悲惨的生活画面,启迪人们去沉思人类的命运,谛听时代的呼声。

翁嘉雷迪曾说过:“死亡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迫使人们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对永恒的来世来说,生命只是瞬息间的浮华。人的肉体即渐渐衰老,直至消亡。想至此,人们不禁颤栗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诗人陷于无限的悲怆之中。他越发觉得,传统抒情诗的意境和风格已无法反映时代的精神。

翁嘉雷迪的抒情诗在不同的时期题材不一,风格各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抒情诗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语言简练凝重,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韵味;他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诗集《时代的感情》标志着他诗歌

创作的第二阶段。这部作品文笔果断、敏捷、寓意隽永，着意表现人们在战争残酷现实面前的虚弱、孤独、失望。他们因失去防御自身的力量而无所适从。继一九四七年《痛苦》问世后，诗人陆续发表了《幸福的土地》（一九一〇年）、《呐喊与风景》（一九五二年）、《老人的笔记本》（一九六〇年）等诗作，叹惜人类不幸的命运和自己丧子的痛苦。晚年的诗人以冷漠、悲愁、嘲弄的目光看待人生，面对桑榆暮景，他百感交集。

○追念

他的名字
唤作穆罕默德·赛亚泼

他原是游牧民族
酋长的后裔
他自杀了
因为他已
不再有国土

他爱法国
后来改名换姓

他改为马赛尔
可不是法国人
他再也不懂得
如何在自己的帐篷里
生活



在帐篷里
他常听到人们
念诵可兰经
啜饮咖啡

他也不懂得
如何纵情唱出
他的流亡曲

○沙漠的金亚麻

翅膀在烟雾中摇晃
破坏了眼睛的寂静
渴望亲吻的珊瑚
随风脱落

在曙光中
我心惊胆战
面容苍白

在迂回曲折的怀旧中
有人灌输我生命

此刻,凡是我在世界上
有伙友的各个地方
我都反映出来
我嗅出了方位

到死为止
一直听凭旅程的摆布

我们的睡眠有一些间歇

太阳熄灭了眼泪

我的身体
披上了一件
暖洋洋的金亚麻大衣

在这荒漠的平台
我伸开手臂
向美好的时光俯身

○守夜

整整一夜
我伏在一个
被杀害了的
伙伴的身边
他咧着嘴在笑
脸儿朝着浑圆的月亮
在寂静中
他的双手
血淋淋地



印入我的脑海
我写下了
几封深情的信

我从来没有
象现在那样
对生活满怀眷恋之情

○休憩的时刻

谁将伴随我去田野

阳光散射在
低头弯腰的草上
水珠
闪耀金刚石的光彩

在宁静的宇宙
俯下身子时
我十分温顺

在丁香花的一抹阴影里
山峦膨胀
随天空漂移

在这微小的天穹里
魔力遽然中断



我陷落在我里面

我隐藏在我自己的窝里

○痛苦

要死，就得象渴望
海市蜃楼的云雀那样
或者象一只鹤鹑
一旦飞过海洋
就栖息在第一丛树上
因为它已不再想
振翅飞翔

可别象瞎了眼的金丝雀
活着徒然叹息，悲伤！

○怀旧

那时
天色即将破晓
春天将临
路上行人稀少

巴黎
笼罩着
惨云愁雾





在桥的
一个角落里
我对一位
苗条的姑娘的
无止境的沉默
陷入沉思

我们
同病相怜

我们失魂落魄
呆在一起

○静

我知道一个城市
它每天阳光充沛
那时什么都令人销魂

一天晚上
我走了

我心里
不住响起
蝉儿刺耳的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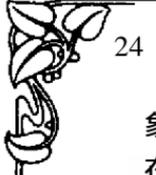
从一只
漆成白色的
船上
我看到
我的城市消失
剩下了
少许景物
还有
悬浮于混浊的空气中
的一抹微光

○河流

我倚在这株
残败的树旁
在这个山坑里
显得一片荒凉
它看去象一个
演出前和演出后的
马戏团那样
没精打采 黯然无光
我抬眼望着
天上的云
如何悄悄地掠过月亮

今晨我在一只水盆里
伸展我的肢体





象一具遗骸一样
在那儿休息

伊桑佐河
在我身边流过
它的一块石子
把我细细研磨

我收起
我的四肢
象杂技演员那样
转过身子
走在水面上

我在那些
因战争而玷污的衣服边
蹲下身子
并象贝督因^①人那样
俯下脑袋
承受阳光

这就是伊桑佐河
这里,我能最佳地
认识到自己
是宇宙中

^① 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一条柔顺的纤维

当我
认为自己
并不协调时
我痛苦已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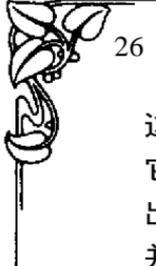
可是那些
作用于我的
隐藏的手
却赐与我
稀有的
幸福

我已检阅了
我生命中的
一些年代

这些都是
我的河流

这就是塞尔基奥河
也许二千年来
他们从那里吸引
我的同胞
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是尼罗河
它看到我
出世和生长
并在广漠的平原内
莫名其妙地燃烧

这是塞纳河
我消融在
它的一片混浊中
也认识了我自己

这就是伊桑佐河叙述的
我的一些河流

这就是我的怀念
它通过每条河流
闪现在我眼前
现在既然已是夜晚
而我的生活在我看
是一个黑暗的
花瓣

○美丽的夜

今夜
响起了哪首歌曲
歌中交织着



心灵的水晶般的回声
——天空的繁星

从新婚者的心上
泛起何等样的
节日的欢欣

我曾经是
阴森黑暗的池塘
现在
我啃着空间
象婴儿咬乳房一样

现在我沉醉于
宇宙

○睡意朦胧

这些山脊
坐落在
山谷的一片黑暗中

什么也听不到
只有蟋蟀的唧唧声
传到我的耳畔

它伴随着



我内心的骚动

○冲突

我饥饿得象一头狼
却带着小羊的躯体
低头向前走

我象一只
怯生生的小船
在放荡的汪洋大海上

○分离

你,在那里
是一个均匀的人

你,在那里,
是一个被遗弃的灵魂
一面没有感觉的镜子

他来我这儿
把我唤醒
同我结合
并且占有

这是为我而生的

珍奇的财富
如此轻声地
为我而生

当它不知不觉地
持续时
它又熄灭

○意大利

我是一个诗人
呼声与别人一致
是许多个梦的凝聚物

我是一个
温室里成熟的果子
由无数对比法
嫁接而成

可是你的人民
是由同一片土地
抚育的
意大利抚育我的
就是这样的土地

就是穿着你士兵的
那身制服



我休息着
仿佛在我父亲的
摇篮里面

○明净的天空

在浓重的
雾霭后面
星星啊
一颗又一颗地
相继闪现

我呼吸着
新鲜的空气
这是天上的颜色
赐给我的

我把自己
只看成是
不朽的循环中
一幅转瞬即逝的
图像

○被埋葬的港口

诗人到了那边
然后带着他的歌



回到光线里
把它们扩散

这诗歌啊
给我留下那
秘密无穷无尽的
虚无

○快乐

对于这里
充溢的光线
我感到无比激动

我欢迎
这个日子
象甜熟的果实

今天夜里
我将
痛悔
象消失在
沙漠中的
狗吠声



○变迁

路啊路
我重新找到
爱情之井

在一千零一夜的
眼睛里
我获得休息

在荒芜的花园里
她着陆了
象一只鸽子

在昏厥的
中午的
空气中
我为她采撷了
橙和茉莉花

○夜歌

船桅隐隐显现
焦急地盼望曙光。

大地在淡淡的哀愁下，



苏醒过来。

树叶呵，成双成对的树叶，
我倾听你们的悲叹声。

秋天啊，
你虽甜美温柔，
可是奄奄一息。

哦，青春，
离别的时刻几乎还没有过去。

青春的高空，
自由的冲动。

我呀，已是
一片荒凉。

我沉溺在
曲曲折折的忧郁中。

可是，黑夜
驱散了距离。

无穷无尽的寂静；
幻想的巢儿，
宛如点点繁星。



哦，夜啊。

○利吉里亚海的静寂

如镜的水面退潮时
波光粼粼。

太阳依旧秘密地
浴在海水里。

水面上
微微泛起一层淡红。

海湾上也意外出现这种颜色
看去十分柔和。
深藏在岩石里的阴影
已经消失。

海面和煦而又欢欣，
真正的情爱在于恬静。
欢乐，来自

雪白的翅膀，
静止不动的晨曦。



○孤独的船

寂静的黄昏中
船儿独自向前

远处，屋子里
微光闪现

它行驶在黑夜里
在海洋深处的一片烟气中

它独个儿停着
一个爆裂声
然后又趋沉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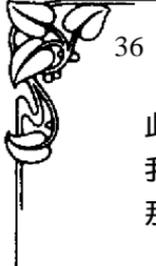
爆裂声又响了起来……

○黄昏

在黄昏的脚步下
清澈的、橄榄色的水
淙淙流过

它流到即将燃尽的火边
谁也不曾记起





此刻在烟雾中
我听到蟋蟀和青蛙的叫声
那里的草儿在微微颤动

○宁静

葡萄熟了，田地已经耕耘，
山峦上再也没有一丝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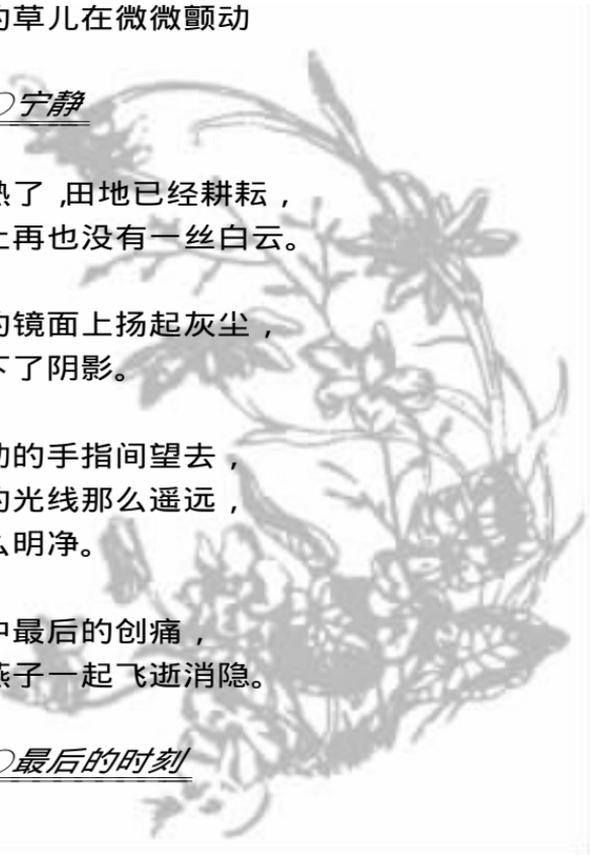
夏日的镜面上扬起灰尘，
还投下了阴影。

从晃动的手指间望去，
它们的光线那么遥远，
又那么明净。

我心中最后的创痛，
也随燕子一起飞逝消隐。

○最后的时刻

月亮，
天空的羽毛，
这么透明，
又这么奄奄无生气，
莫非是你
带来了裸露的灵魂的低语声？



在剧院废墟上的蝙蝠
永远无法述说的苍白下，
在母山羊的梦境里，
在干枯的树叶间，
在静止的烟雾中，
传来了水晶般的鸣声——
莫非这是一只夜莺？

○岛

他来到一个
永远是黄昏的海岸上，
那儿有古木参天的森林；
再往深处走，
只听得羽毛的音响在召唤他，
炎热的水发出刺耳的击拍声
把羽毛的音响溶化。
这时他看到一个精灵
(本来没精打采，后又振作起来)；
回身往高处看，
原来是一个仙女，
她伸着身子抱住一株榆树，
沉沉入睡。

他时而想到幻影，
时而想到真正的火焰，



后来到了—块草地
 那儿的阴影,在处女的眸子里
 显得十分浓密,
 象橄榄树下的黄昏一样;
 树枝上,慢慢滴下了
 一丝丝箭一般的雨水,
 那儿,羊儿在宁静温馨的环境下
 打盹,有的羊儿
 却在熠熠发光的地毯上觅食,
 牧羊人的手透明得象玻璃,
 亮油油的,仿佛害过一场小小的热病。

○怜悯

我是一个受伤的人。
 我想走开
 最后再回来。
 怜悯啊,在那儿
 可以听到孤独者的声息。

我有的只是骄傲
 和一颗和善的心。

我感到自己在群众之间
 象一个被放逐的人。
 可是我为他们而痛苦。



我不是应当清醒过来吗？
我替沉默加上许多名称。

我的心不是已经成了碎片
沦为文字的奴隶？

我统治着幽灵。

唉，象干枯的树叶，
灵魂，一会儿在这儿，
一会儿在那儿……

不，我听到风儿和它的声音
是古老的野兽的声音。
上帝啊，向你祈求的那些人，
难道除你的名字，他们一无所知？

你把我摒弃于生活之外。

你也能摒弃我于死亡之外吗？

也许人类连希望也不值得怀有了。

忏悔的源泉也干涸了吗？

如果罪恶不再能导致纯洁，



罪恶又有什么用呢？
肉体几乎已记不起
它一度曾很强健。

灵魂是疯狂的，未能再生。

上帝啊，看看我们的弱点吧。

我们希望有一个必然性。

你连笑也不再笑我们吗？

那么为我们哭泣吧，残酷。

我只能置身于
欲望的牢笼里，没有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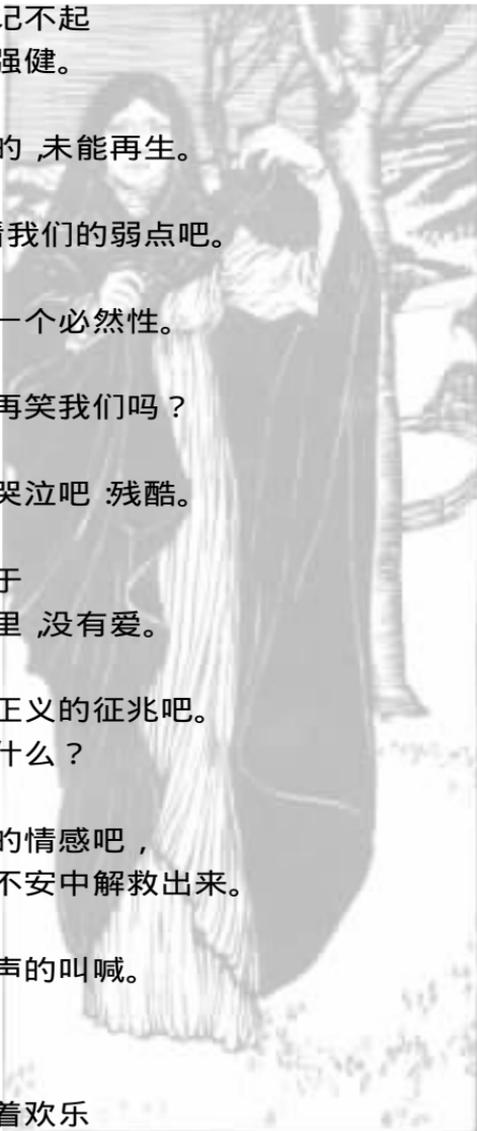
给我们看看正义的征兆吧。
你的法则是什么？

轰毁我可怜的情感吧，
把我从焦灼不安中解救出来。

我已倦于无声的叫喊。

二

忧郁的肉体
一度曾洋溢着欢乐



眼睛在疲倦的苏醒中半开半闭
太成熟的灵魂啊,你可看到,
我坠地后将会是什么样子?

死者的道路在生者中间,
我们是影子的江河。

它们是在梦境中爆开的谷粒,

它们的——和我们相距甚远,

它们的——是在名称上施加分量的影子,

所希望的不外是一堆影子,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上帝啊,你看来不过是一个梦魂吧?

我们冒昧得很,
至少愿你象一个梦魂。
它出自最清楚不过的疯狂。

它不在云雾般的树枝中战栗,
象睫毛上
早晨的麻雀那样。

它呆在我们中间 枯谢起来,



神秘的创伤。

三

刺着我们的光线
是一条越来越薄的线。

你还能再炫眼吗，
而别使我们丧身？

请赐给我这至高无上的欢快吧。

四

人，单调的宇宙，
认为他不断为自己带来财富
从他害热病的两只手里
流出的只是无尽的局限。

他那蜘蛛的细丝
把他与空间相连，
他除了自己的叫喊外
什么都不怕，什么也不诱惑。

他掘起坟墓
来弥补自己的损耗。
但想到你，永恒的存在啊，
他什么话也没有，
只有亵渎。

○贝督因人之歌^①

一个女子起身唱歌，
风儿念起咒语相和，
歌声传遍整个大地，
悠扬之音梦魂相依。

大地赤裸身，
女子是情人。
风儿吹更紧，
梦魂倏已尽。

○无题

当所有的光线都已熄灭，
我见到的只是自己的思念。
夏娃就把失乐园的图景
在我的眼前一一展现。

○日复一日

(节译)

“妈妈，谁也不曾爱过这样的苦……”



① 参见第136页注①。



脸儿虽已消失
可是眼睛依旧栩栩如生
脸儿从枕头转向窗口，
房里满是麻雀
爸爸用碎屑去喂
为的是逗引自己的孩子……

二

今后，我只能在梦中
吻那双亲切的手……
谈天，工作
什么都没有多大改变。
我恐惧，抽烟……
在这样的夜晚
我怎能受得了？……

三

他在哪儿，
那儿就响起
天真烂漫的声音
声音在各个房间回响

一个疲惫的人
难道能挣脱忧伤
振作起来？……
泥土把它毁了
又保持了它
过去是一篇寓言……



四

别的任何声音
全是熄灭了的回声
此刻既然有一个声音
从不朽的顶点
向我召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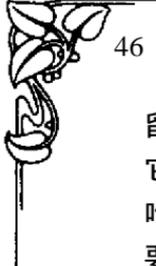
五

施虐的大地，
残忍的海洋，
把我同坟茔所在地隔开；
那儿，受折磨的身体
正迷失道路……
这无关紧要……我越来越清晰地
听到那心灵的声音
它不懂得怎样卫护
世间的利益……
我的小岛呵，
在它的单纯的秘密里，
每一分钟越来越欢快，
亲切……

六

燕子飞去
夏天随着流逝
我对自己说
我也即将消失……
可别让那短暂的黑暗





留下
它是撕裂我爱情的
唯一象征
要是我能从地狱
到达某个宁静的境界……

七

在黑暗中
幻灭的树枝掉落时
几乎没有悲叹声，
树叶在清风的抚摸下
也并不呻吟……
复仇女神摧残了那娇弱的躯体
一种热情而亲切的声音
使我憔悴……

八

夏天不再使我发怒，
春天也不再带给我佳兆；
秋天啊，你会凋谢，
你那愚蠢的荣光也会枯萎；
而冬天，尽管草木凋零，
却展示了最温和的季节！

○我已失去了一切

我已失去孩提时的一切
我已不再能在一声叫喊中

使自己的记忆消失。

我已将儿童时代
埋葬在黑夜的深渊里
现在，一把无形的剑
把我同一切分离。

我记得自己以爱你为荣
此刻我在这里，迷失在
无边无际的黑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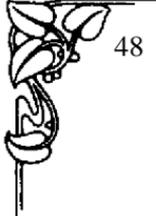
绝望的情绪在不断增长
生命对我来说，只是
一块梗在喉底的
叫喊的岩石。

○别再喊了

别再杀害死者
别再喊了，别再叫喊
如果你还想听到他们的声息
如果你不想毁灭

他们的絮语听不真切
他们不再发出声音
只有草儿在成长
幸而长草的地方没有人





○诗人的秘密

我只在夜间 ,才有女友。

我能带她穿越
一个又一个瞬间 ,
不把光阴虚度。
在我心脏频频跳动的时刻 ,
我多么欢悦。
别的什么都不想。

当我一听到她的声音
她就翩然降临 ,
重新挣脱了阴影。
怀着不渝的希望 ,
我心中又燃起了火焰 ,
在你如此挚爱的
土地的召唤下
(这片土地在你看来
是不朽的)
她默默地归去。
上帝啊。

○终曲

不再咆哮 ,不再絮语 ,

大海啊 ,大海。

没有梦 ,海面也没有颜色 ,
大海啊 ,大海。

发发慈悲吧 ,
大海啊 ,大海。

云儿在轻率地飘移 ,
大海啊 ,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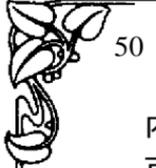
海面在忧郁的烟雾下退潮 ,
大海啊 ,大海。

瞧 ,海死去了 ,
大海啊 ,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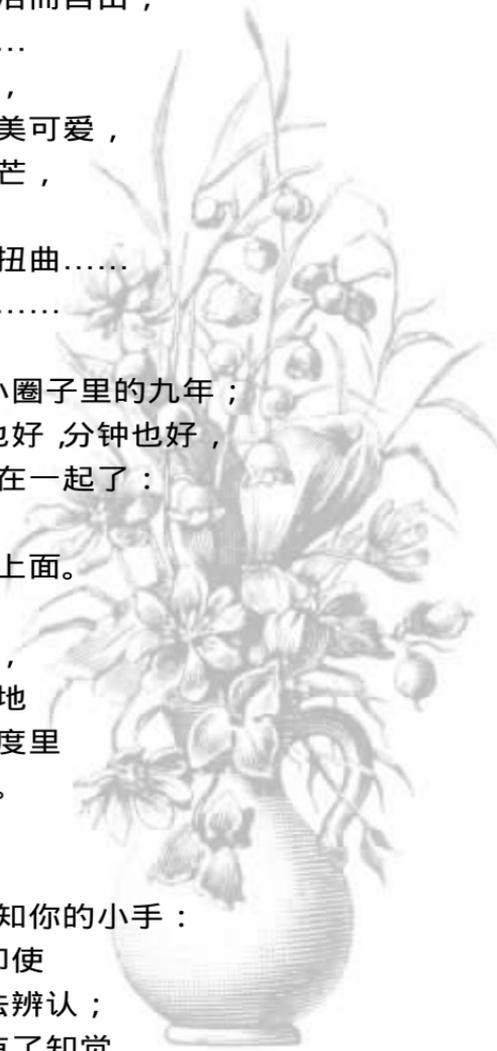
○你在哭喊 我闷死了……

我不能睡 ,你睡不着……
你在哭喊 我闷死了……
你小脑袋那垂死的脸上
一瞬之前
依然明晃晃的两只眼睛
两个眼睛啊 ,如今瞳孔张大……
然后显得迷乱……
我一直忧心忡忡 ,





内心骚乱而忐忑不安，
可是在你的目光里，
我感到自己又纯洁而自由，
而且十分幸福……
接着，嘴儿，嘴儿，
过去一直如此娇美可爱，
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如今，这张嘴儿
在默默的挣扎中扭曲……
孩子离开了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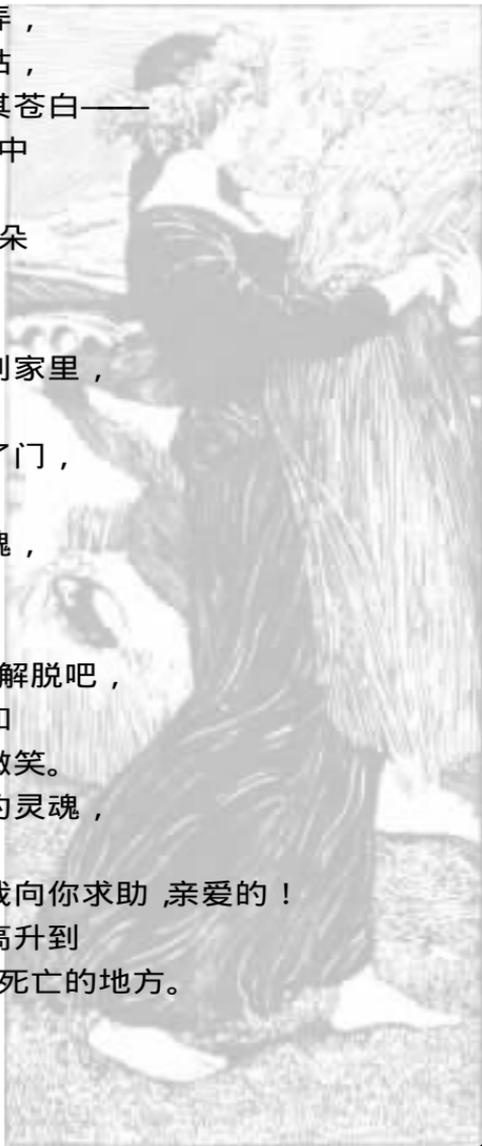


九年了，关闭在小圈子里的九年；
以后，不论日子也好，分钟也好，
永远不再能结合在一起了：
我的希望，本来
完全寄托在它们上面。
我能把你找寻，
我能重新找到你，
我将能继续不断地
从另外九年的角度里
看到你继续成长。
我继续能够
一定能够
在我的手掌里感知你的小手：
你那婴儿的手，即使
抓住我的，也无法辨认；
后来，你的小手有了知觉

而且越来越懂事地
听凭我双手的抚弄，
你的手儿变得干枯，
孤独——而且极其苍白——
孤独的手，在阴影中
停止了摆动……
上星期，你还象一朵
盛开的鲜花……

我为你把衣服拿到家里，
以后，在家里，
他们将为你关上了门，
永远，不，你永远
是我灵魂中的灵魂，
你使我的灵魂
获得解脱。
现在，最好让灵魂解脱吧，
这样它就无法感知
你那充满活力的微笑。
你再试炼一下我的灵魂，
让它增添力量，
如果你愿意——我向你求助，亲爱的！
希望你能把我高高升到
平静地生活、没有死亡的地方。

我活得比你长，
可以补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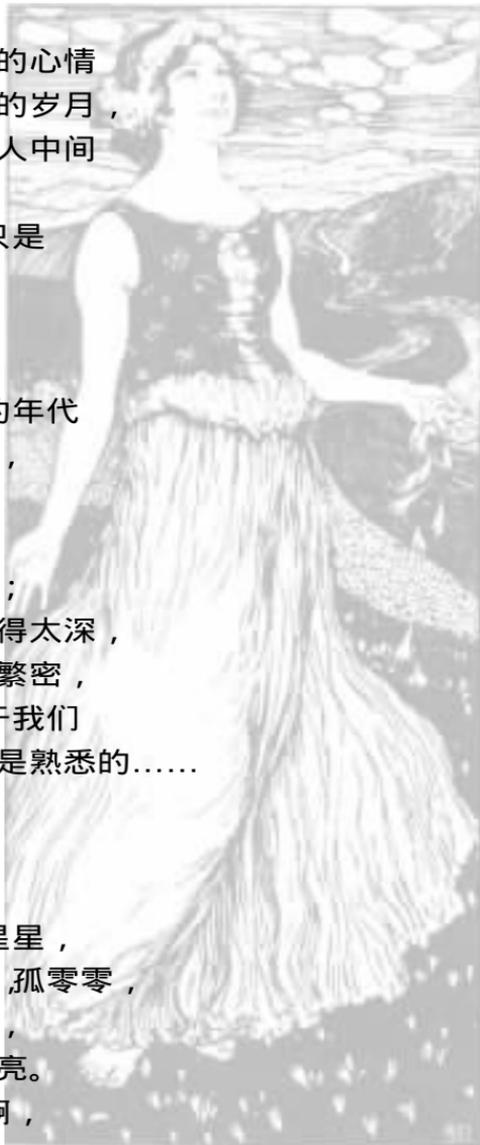


因死神剥夺了你的年华
而引起的惊惧；
怀着疯狂的痛悔的心情
我恨不得追回你的岁月，
仿佛你在我们活人中间
依旧继续成长；
可是成长的，却只是
我那可恶的
空虚的暮年……

如今，在那黑暗的年代
你向我伸出手儿，
纤细的手儿……
我惊惶不已地
倾听自己的心声；
这南方的天空蓝得太深，
天上的星星也太繁密，
太繁密了，而对于我们
却没有一颗星星是熟悉的……

○星星

星星，我唯一的星星，
你在寒仓的黑夜，孤零零，
你只是为我闪亮，
在我的孤寂中闪亮。
可是对我，星星啊，



你的光芒将永久不息，
允许你照射的时间太短了，
请你赐给我一丝光亮，
这样在我绝望的时刻，
就只会更加灰心丧气。

○这是饥饿的时刻

这是饥饿的时刻，
你的时刻，疯子。

撕裂你的心吧。

它的血有盐味，
还有酸味，而血却是甜丝丝的。

这么多的哭泣
使它越来越可口，
你的心啊。

你的这颗心，
是这么多眼泪的果实，
撕裂它，吞食它，
让你心满意足。




○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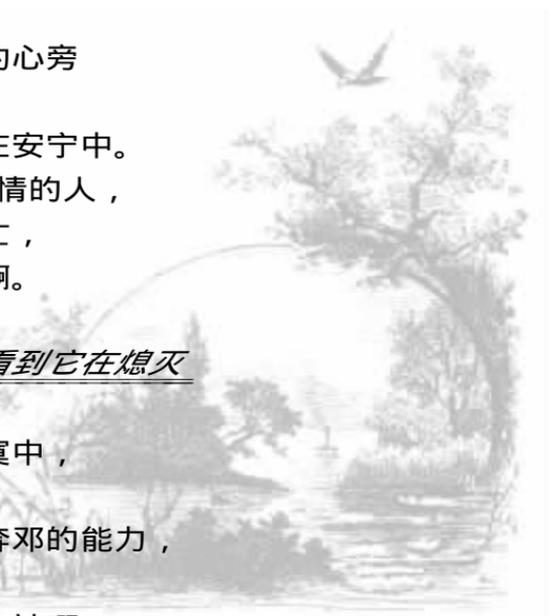
现在睡吧 ,不平静的心 ,
现在睡吧 ,去睡吧。

睡吧 ,冬天
侵袭了你 ,又威胁你 ,
向你叫喊 :
“我要消灭你 ,
你再也不得安睡。”

你对我说 ,
我的嘴在你的心旁
把安宁呈上。
去 ,睡吧 ,睡在安宁中。
听吧 ,你所钟情的人 ,
为了战胜死亡 ,
不平静的心啊。

○你已看到它在熄灭

在可怕的寂寞中 ,
你提供了
在伊甸园中奔邓的能力 ,
我钟情的
乐于施舍的女神啊。



在我的眼睛里，
你看到堆聚的这许多回忆
一一熄灭，
而且一天比一天毁得更厉害
——独一无二的记忆，
突然形成。

你的灵魂
已紧锁在我的心中，
我为此获得新生。

在令人惊骇的寂寞中，
你为我们展现了
自由的时光的奇迹。

你拯救了我，
使我免于衰老，
我慷慨的小姑娘。

○童年的残迹

在我的童年时代
还存在一些痕迹的地方，
有什么扼惟列的咽喉，
使我对它无限向往。



这是有待于抚慰的
不幸的征兆……

为顽强的痛苦所窒息的
坚持不懈的召唤
——这是流亡者的命运。

二

在我身上，
还有童年的一些残迹。

放任自我，
向往童年时代——
这是我的理想。
我恨不得挣脱自己
奔驰四方。

难道这是流亡者的命运？

正因为我那待抚慰的不幸，
我才盲目奔跑，
而且不住向你发出
为痛苦所窒息的
激情的召唤。

○玫瑰主题变奏曲



—
青春，
谎言的回声，
激烈而短暂，
欲望，以后又突然
只剩下回忆。

打破讥讽的壁垒，
让心儿抉择命运。

别害怕，
你已有了支持——
你赖以倚靠的
与玫瑰一起奉献的
那条古老的手杖。

二

你曾耐心等待我
命中注定的爱啊，
自从我第一次痛苦以来，
我就跟踪你，迷迷茫茫。

在追寻梦寐以求的形象时，
会遇上成千次挫折。

我身上的外衣只是血，
眼睛的光芒已经熄灭，



衰竭的双手
 徒劳无益地合上，
 心儿已经泯灭。
 你那执着的爱抚
 驱散了黑暗的阴影，
 久久忍住的泪水，
 迸发时分外欢欣。

你的爱，使驯服的刺上
 一朵红花发芽，
 怀着无限信任，
 我把它送到你的手中。

可是你已在天际
 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你的一只手，鲜血淋淋。

献呈的玫瑰刺伤了它，
 玫瑰以泪水作为养分。

仿佛戴着血手套，
 你的手在致意。

三

被爱恋的形象
 发出悲哀的冲动。

一颗因期待



而悲痛欲绝的心，
在梦魂的现实中，
清晨终于苏醒。

惶惶不安的流浪之后
在热恋的手臂中间新生，
该是多么甜蜜。

光线熄灭，
色彩消隐。

如今，生活仅仅
属于回忆。

思想变得憔悴起来。

四

命中注定地
期待一个被追寻的梦境——
为了如饥如渴地
能登上髑髅地^①。

在爱情卫护者的心跳中，
在重现新绿的荒凉的地平线下，
一颗死去的心
为如此温柔的爱抚所吸引，

① Calvario，系耶稣受难地。



重又搏动。

五

被爱恋的形象
发出悲哀的冲动。

一颗因期待而痛苦的心，
在梦魂的现实中，
清晨终于苏醒。
在爱人手臂中间
新生，真是甜蜜。
可是，重新燃起我的
心头之火的那只手
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如今将梦境熄灭。
手上沾满了一滴滴鲜血，
血仅仅来自玫瑰的刺。
当玫瑰为爱情而哭泣，
它身上的刺就扎向自己。

○寂寞

白昼，寂寞保护我，
夜间，痛苦是我的卫士。

在阴影中，我封住你的思想，
而孩子的心是它的珠宝盒。



第一次会晤后的瞬间已经消逝，
你明天的归来，
仿佛把我禁闭在
世纪的坟墓里。

○阴影的色彩



—
黄昏染上
阴影的色彩，
对我漫无止境
离你却很遥远。

眼睛，心儿，灵魂
都催动这一坚持性的要求
——要把你召唤。

二
迷失在黄昏中
漫无止境地期待着
心儿、灵魂和眼睛，
都蒙上一层阴影的色彩。

三
阴影 就是
心儿、眼睛、灵魂的颜色，
它们迷失在
漫无止境的期待中。



四

心儿、灵魂和眼睛
都在期待
深夜中的阴影。



蒙塔莱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本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在米兰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五岁。翌日,意大利各报都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悼念和缅怀他的文章。国际文化界也为失去了一位当代的著名诗人而深感惋惜和痛心。

蒙塔莱(1896—1981年)出生在意大利北方海港城市热那亚的一个商人家庭,在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利古里亚海滨安宁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中辍大学的学业而应召入伍,担任步兵军官,曾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参加过第一线的战斗。退役后,他迁居都灵。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他同当地一些反法西斯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合编进步刊物,抒发政治理想。一九二七年,诗人前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居住,先后担任出版社的编辑和科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一九三八年,他因拒不加入法西斯党而被开除公职。在反法西斯运动高涨的年代里,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诗人迁居米兰,为《晚邮报》撰写稿件,并担任该报的音乐评论员和文学编辑。一九六七年,意大利总统朱塞比·萨拉嘉特为表彰他在文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

蒙塔莱的主要作品有:《乌贼骨》(一九二五年)、《意境》(一九三九年)、《暴风雨和其他》(一九五六年)、《萨图拉》(一九七一年)、《迪拉特的蝴蝶》(一九五六年)、《鹤家》(一九六七年)。此外,他还著有散文集、游记和翻译作品多部。

意大利在一八七〇年以罗马的光复完成其统一大业,但持续了几十年的

浴血奋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中的美好前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对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沮丧和忧虑犹如一块大石重压心头。颓废派文人宣扬真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华,规劝人们栖身于梦幻和无知的影子底下,以赢得心灵上暂时的安宁。蒙塔莱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蒙塔莱的抒情诗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特点,寓意深长。现实和幻觉,现今和往昔,景物和回忆,每每跌宕重迭,反映了意大利中小资产阶级对战后社会现实厌恶和犹豫不决的精神世界。

一九二五年,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问世。他因此声誉鹊起,一举成为蜚声意大利文坛的抒情诗人。他博得了公众的普遍赞赏,被称为“生活之恶”歌手。在《乌贼骨》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莫问我什么是历史进程的准绳,我有的只是弯扭的音节,干枯如树杈。我们今天可以告诉你的,只是虚假的自我和内心摒弃的一切……”诗人采用象征主义的隐喻手法,沉湎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抒写生活中的抽象的和超阶级的邪恶。他把宇宙描写成不可幸免的失败的象征,痛苦则是人生永恒的伤痕。实际上,他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实质,只是消极地把生活之恶归纳成一切痛苦的根源,这显然是蒙塔莱抒情诗中的不足之处。

一九三九年,蒙塔莱发表了第二部作品《意境》。一方面,他丢弃伤感的情调,渲染象征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把目光从大自然的风光中移向对往事的追忆,描写迷路之人在徘徊中朦胧见到的一线光明,隐喻人生道路上不可捉摸的痛苦,以此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无限的惆怅。

蒙塔莱在《意境》中题为《伕吏之家》的诗篇中咏叹道:“啊,渐渐消隐的地平线上,输油船上闪烁着依稀的灯光!难道通路就在这个地方?你将把我这黄昏之家遗忘,不知谁人留待,谁人前往……”毋庸置疑,诗人试图向人们启迪,摆脱孤独和哀伤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战争的灾难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全面崩溃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光亮。诗人将自己比喻成一个在坎坷人生道路上的永恒失败者。《意境》只是慰藉人们在一个由碎岩作为标志的世界里,脱离痛苦和进入一个超度自然的虚无缥缈的境界。显然,在诗人看来,倘若没有天意相助,人们要想突破人生邪恶的重围是不可思议的事。面对着充满疮痍和弊端的现实社会,诗人寄希望于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世界。他在现



实生活中始终在寻找幻象和护身符。他的优秀诗篇正是诞生在这一无止境的寻觅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塔莱和他同时代的意大利诗人及欧洲其他诗人的赋诗法毫无关联,反之,他那箴言式和富隽句的诗体对欧洲的诗歌创作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他以犀利的目光洞察历史的发展,对他所处的时代始终持否定态度,他把现实生活视作疾病暂时发作的症候,不知其起因,也无法预测可能会引起的恶果。

就文学艺术而言,蒙塔莱的抒情诗语言优美感人,讲究诗句的韵律和音乐感。他喜欢用一些固定的词语,有时甚至从方言中去寻找合适的词汇来丰富自己的诗歌语言,使他的诗句具有明显的节奏感。例如:栖立在鸡舍木栏上的戴胜鸟、手持快燃尽的蜡烛和马车灯的孩童、在搁浅中来回晃动的轻舟等等,这样的例子在他的诗句中枚不胜举,俯拾即是。另外,诗人总是想方设法避免语言上的累赘,以最确切的词藻描写景和物,常以他那惊人的天赋,把相当复杂的思想感情归纳在一个词里。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风光景色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不落窠臼,往往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和精神上美的享受。

蒙塔莱是一位哲理诗人。他从不陶醉于表面印象之中而停步不前。勾起他创作灵感的利古里亚的旖旎风光,赋予了他沉思默想的动力和丰富的创作源泉。《柠檬》是他的代表作,《乌贼骨》中比较著名的一首抒情诗,是诗集中的第一篇,创作于一九二一年。桂冠诗人因其诗歌雅致的诗句和优美的韵律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但是,他们往往歪曲大自然的形象,只是从中猎取迂腐罕见的词藻来抒发他们肤浅的感情。一个真实的诗人应该懂得抓住时机,通过外部世界的美,去发现存在于物体内部的真理,以及由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人生奥秘。诗人在诗篇的部分抒情地写道:

桂冠诗人
为寻觅罕觐植物
成天价漫步草丛:
水蜡属黄杨
爵床科花木。
而我却偏爱



杂草蔓生的沟渎，
半干涸污泥坑里
蹲着逮小鱼的孩童；
但我更喜欢
芦花婆娑的沟边小路，
踽踽伸向果园
穿越柠檬株株。

在《柠檬》的结尾处，诗人百般感慨地叹息道：

幻觉烟消云散，
时光带我们
重返喧闹的京都。
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
缝隙中显露出
块块瓦蓝的苍穹。
大地上淫雨绵绵，
房顶上覆盖着
寒冬稠密的阴霾凄雾。
天色渐冥
人生凄凉的归宿。

待等透过虚掩的大门
翘首望见院中橙黄的柠檬，
心中的忧伤顿时消融。
胸中沐浴太阳的金辉
美妙的歌声响遏行云。

在《乌贼背》中还有一首题为《葵花》的抒情诗，它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蒙塔莱的内心世界和人生哲学。诗人启示人们：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充满着无休止的痛苦，但人依然寄希望于明天。诗人以渴望阳光而濒于枯萎的葵花来暗喻残酷的现实同不切实际的遐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试图告诉人们，明媚的阳光仿佛给绝望的人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幻觉而已。



葵 花

快让我看看

我栽种的那株葵花

它在盐碱焦灼的土中长大。

枯黄的脸盘

终日忧虑地凝望

明镜似湛蓝的天空。

禁锢在黑暗中的人

谁不翘企光明？

乐曲时起时伏

色彩光怪陆离

生命悄然渐尽。

消亡

一切生灵的命运。

快让我看看那株葵花

它终日朝着

金色明亮的阳光。

人生犹如花朵的芳香

轻风拂过就无处寻访。

快让我看看

那株正在枯萎的葵花。

蒙塔莱在诗歌中全神贯注于自我，刻意反映人的个性的危机，表现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徘徊和苦闷。在艺术形象的提炼上，他常常借助于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注重突出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一九七五年，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因为他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独树一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以及排除谬误和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真正价值”。

○生活中经常遇到逆风恶浪

生活中
我经常遇到逆风恶浪：
潺潺而流的小溪
有时会阻塞；
干枯的树叶
有时会卷成螺旋形；
马儿
有时会突然倒下。

除了神圣的冷漠
展示的奇迹以外，
我不知道
什么是善：
——那是
正午睡意朦胧的雕像；
那是
悠悠的白云；
那是
高高飞翔的苍鹰。

○午 休

中午，在园子红炎炎的墙边
我静静休憩，带着一张苍白的脸，



在荆棘和枯枝间 我倾听
山鸟怪叫 蛇儿沙沙地潜行。

在土地的裂缝和黑豆上
我窥看一排排红蚁
时而散开 时而又聚集在
小小的草堆上面。

透过树枝 我看到远处
大海粼粼的波纹在颤动，
从光秃秃的山峰上
又传来蝉儿凄恻的啼鸣。

在眩目的烈日下踽踽独行，
一种奇妙的伤感之情
不由在我心头萌起：
高墙上嵌有玻璃瓶尖棱棱的碎片，
在这座高墙旁边徘徊，
莫非这就是整个人生，
和生活中的艰险苦难？

○汲水的轱辘

汲水的轱辘
发出轧轧的响声，
井水见到日光
就在那里消融。



盈盈的水桶里，
 记忆在微微颤动，
 在圆浑如镜的
 纯净的水面里，
 一张脸儿
 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我凑上脸去亲吻，
 嘴唇却无影无踪，
 过去的年华啊，
 它变形，苍老
 属于另一个人……
 唉，辘轳还在
 吱吱嘎嘎地转动，
 水桶又沉落在井底，
 距离把我们隔开
 ——什么都不过是幻影。

○向日葵

把向日葵带给我，
 让我把它移植在
 我那被海盐烧炙的土地上，
 并使它那黄澄澄的
 焦灼的脸，
 每天能朝向
 湛蓝的，镜面般的天空。



一切朦胧的东西
 往往会变得十分清澈；
 在色调的流转中
 肉体渐渐消耗殆尽
 ——在音乐中也是如此。
 因此，消亡
 乃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那株植物
 始终朝向金光灿烂的所在，
 而那里，生命
 却象香精那样蒸发。
 把那株植物带给我吧，
 把那在光线下显得癫狂的
 向日葵，带给我吧。

○假声

埃丝特利娜啊，
 你那二十岁的岁月
 威胁着你，
 灰中带有玫瑰色的云雾
 渐渐把你罩在自己的圈子里，
 你理解这个，
 因而也并不恐惧。
 我们将看到你
 沉浸在这片烟云下面

——风儿撕裂这片烟云，
或者使它猛烈地凝聚。
以后，你将从灰尘的波涛里
悠然出现，
你比过去任何时候
烧炙得更加彻底，
你那凝神沉思的脸儿
象猎神狄安娜一样，
向往更遥远的冒险。
二十个秋天已经涌出，
逝去的春光怀抱着你，
听吧，天国的预言之声
已经为你响起。
但愿为你敲出的
不是破裂的水壶声！
我祈求，对于你，
最好是小铃难以描述的清音。

暧昧的明天
并不使你恐惧。
你，欢跃地伸展身子
躺在岩石上面，
岩石上的盐发出晶莹的闪光。
你的四肢烧在阳光下。
你可记得
在光秃秃的石崖上，
蜥蜴一动也不动；



青春正向你招手，
而等待它的，
却是孩子的草绳。
水，它是试炼你的力量，
在水中，
你发现了自己，
也使自己焕然一新。
我们把你
看成是一个海藻，
一块卵石，
某种海上的生物，
它能更纯洁地漂向岸边，
盐分不能将它腐蚀。

你多么正确啊！
别用虚妄的意念
扰乱微笑的今天。
你的欢乐
已经感染未来，
只要耸一耸肩膀，
你那朦胧的明天的城堡，
就会土崩瓦解。
你站起身来，
沿着细细的小桥前进，
下面是呼啸的漩涡：
你的身影，镂刻在
珍珠般的背景上。



你在颤抖的木板上面
 踟蹰不前，然后大笑，
 仿佛被一阵风儿攫起后
 把你一下子扔在
 你神圣的友人的怀抱里，
 而他又把你搂住。
 我们注视着你，
 我们属于
 在土地上扎根的那个种族。

○中午

在风中，失魂落魄的蝉儿，
 发出铁摇子^①般微弱的叫声，
 声音刚一响起立刻消失，
 发出的调子萎靡不振。

一条秘密的脉带，
 从深处伸向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
 好容易站住脚跟。

如果你用手儿示意，
 灰暗的空气就会震颤：
 遗迹已经荒弃，



① 古埃及一种乐器名，能发出金属般的响声。



咆哮声不再充斥空间。

今后手势杳无踪影，
各种声音也趋沉寂。
在你的入口那儿，
降下空虚的生命。

○黄昏中的两个人

在你和我之间，
在贝尔维德蕾^①，
流泻出水下之光，
它使你的脸，
和小山的轮廓，
都变了形。
你的各个姿势，
都处于易于逝去的、与你隔绝的
深渊之中；
它杳无踪迹地显现，
又消失于满是沟纹的
随着你的脚步而隐没的地方。
这里，你同我在一起，
在这样的空气里——
沉降的空气
把麻木的礁石凝住。



① 罗马梵蒂冈的一个区域名。

而我呢，尽管
拥有周围向我压来的某种力量，
却屈服于魔法之下，
除了自我以外，一对别的什么也认不清：
我一举起手臂，
举动就对我显得陌生，
在一块晶体上碎裂，
记忆显得苍白而遥远，
而那手势也不再属于我；
如果我说话，
我就惊惶地倾听那个声音；
这个声音越降越低，
极其微弱而遥远，
空气也无法承受，
终于消失。

白昼已经憔悴，
在同奄奄一息的白日搏斗时，
一片昏乱，迷惘。
然后吹来一阵风，
山谷就引起一阵疯狂的骚动，
树叶间发出丁当的声音
然后又消散在烟云里，
而最初的光线
为景物平添几分色彩。

……我们间的谈话，





无拘无束。
我在柔和的反光中，
注视着你。
我不知道，
我是否认识你，
我只知道，
我从来没有同你隔得这么深，
象这次晚归时那样。
短暂的瞬间，
已把我们的一切烧毁，
只剩下两张脸儿，
两个面具，
上面投射出勉强的微笑。

017 楹

如果吹入苹果园的风儿，
给你重新带来生活的波涛，
你将无比欢愉。
这里不是果园，
而是保藏圣人遗骸的盒子，
那儿沉入了纷乱的
暗淡无比的记忆。

你听到扑击声，
并不是鸟儿在飞翔，
而是永恒的胸部在跃动。

你看到 这块孤寂的泥土
会变成一个坩埚。

这里有的是忿怒，
来自陡峭的墙壁。
如果你前进，
你也许会遇上什么精灵，
把你拯救。
这里 织成了一些
荒唐的故事和情节
为了未来的冒险行为。

在把我们拉紧的网里
找寻一个
碎裂的网眼，
你跳出去 逃遁吧！
这就是我对你的祈求。
那时 我就不那么渴，
恨也没有这么深……

○三角洲

我把那支离破碎的
悄悄地渗入到你那儿的生命
结扎在一起：
那是一个自我挣扎的生命，
对你似乎不了解，



它是一种被扼杀的生机。

当时光的激流阻塞了它的堤坝；
你就把自己改变一番
同它巨大的威力保持协调，
而我的记忆啊，
你更清楚地
从你下降的那个阴暗的地区
浮现上来，
象此刻雨后初霁时那样，
树枝上又披上一层浓绿，
而墙上却是一片嫣红。

除了你那默默无言的信息，
使我能在旅途上获得支持外，
对你，我别的一无所知。
不论你只是形象的化身
或者海岸如何哺育你，
（海岸狂热而混沌，
在潮水的冲击下噼啪作声）
你不过是幻象，
朦胧的梦魂。

在动荡不定的时光
你什么信息也没有，
一片灰色，
或被硫磺的火焰撕裂。



只有拖船的尖叫声，
它透过一片雾气驶来
停泊在港湾里。

○海边

风儿劲吹，
黑暗被撕成碎片，
你投在栅栏上的轻轻的影子，
荡漾着波纹。

你想主宰自己，
已经太迟了！棕榈树上
砰然摔下一只老鼠，
电光在导火线上闪烁，
闪电落在你凝眸而视的
很长、很长的睫毛上。

○卢加的浴场

栗子一颗颗落地，
潺潺的流水，
和它们的声音合在一起。
心儿踟蹰不前。

过早的冬天，
萧瑟的北风砭人肌骨。



我出现在悬崖上，
晨曦融化在冰雪里。

大理石 树枝——
下面的涡流
一片片的树叶，
象螺旋 象箭矢
在那沟渠里。

最后的一群牛羊，
徐徐经过，
它们呼出的气，
溶于雾霭之中。

○多拉·马古斯^①

木桥突出在科西尼港
高高的海洋上，
不多几个人 几乎一动也不动，
一会儿把渔网浸入海里，
一会儿又收上。
你挥一挥手，
指向看不见的彼岸
你那真正的故乡。



① 一个犹太少女的名字。

接着,我们顺着运河
一直来到城市的船坞,
城里的烟灰闪闪发亮;
又来到一块低湿的地方,
那里,娇柔无力的春天
已经衰落,
任何回忆也说不上。
这里,古老的生活
五光十色,富有东方的
甜润而忧伤的情调,
而你的话儿,
象垂死海鱼的鳞片那样,
发出彩虹般的光。

你那焦灼不安的神态,
使我想起
在那些暴风雨的黄昏
振翅扑向灯塔的候鸟。
你的温柔甜美
也是暴风雨哟:
它回旋,并不显现,
而它的休憩甚至更少。
我不知道,在这个
冷漠的湖里
(这个湖也是你的心),
尽管你精疲力竭,
你还尽力抗拒,挣扎;



也许,某种护身符
拯救了你,
你把这种护身符,
放在唇膏、粉扑、指甲锉附近:
一只象牙的白鼠;
于是你就生存下来!



二

如今,你在卡林西亚^①,
那里除了盛开的桃金娘外,
还有许多池塘。
你伏在池塘边,
观看鲤鱼胆怯地张开嘴儿,
或者在椴树上,追寻那
参差不齐的山峰之间
烧红了天边的晚霞;
而在水里,则欣赏港口和屋宇
投在海面上的
红炎炎的帷幕。

笼罩在潮湿的盆地中的黄昏
只带来了白鹅的叫声,
声音中伴随马达的颤动。
瓷器的内部白的象雪
说明了镜面已经变黑,

① 奥地利地名。

镜面里看出你的脸容已经改变，
——冷漠的谬误的历史，
它镌刻在
海绵不能擦到的地方。

你的传奇，多拉！
可是它已写在
那些男人的目光里
——他们在巨大的
镶金边的肖像中
有高傲而衰弱的小胡子。
时间愈来愈晚，
而暮色越来越暗，
破碎的口琴吹出了音乐，
随着它的每一个和音，
你的传奇，又反复出现。

它真的写在那边。
常绿的桂冠，永远
为厨房而存在。
声音并没有改变；
拉文纳^①十分遥远。
凶残的信仰。
蒸馏出毒汁。
对你，我们又有什么要求？

① 意大利地名。



声音,传奇或命运,
都是不能让步的……
可是晚了,
永远是晚一些了。

○伊斯特本①

“上帝救救国王吧，”
亭子里的铜管乐器
奏出了这样的声响。
这个亭子建造在木桩上面，
木桩那儿，有一条路通往海洋。
海水涨潮时，
就把海岸沙滩上
马儿潮润的蹄痕
全部冲刷光。

凉飕飕的风侵袭着我，
但玻璃窗上闪现微光，
同时，山岸上的云母
也灿然闪亮。
银行的假日……
它以滑行的形态，
给我带回了
生活的长长的波浪，



① 英国南方海岸地名。

滑行而下时 ,显得过于甜蜜。
时间晚了。
喧闹声向远处扩展 ,
最后归于岑寂。

残废人驱着轮椅经过 ,
陪伴他们的是长耳犬 ,
默默无言的孩子 ,或者老人们。
(也许 ,到明天 ,
这一切都是一场春梦。)
他也翩然来临 ,
声音象受了窒息似的 ,
迷失的灵魂获得解放 ,
——这是失魂落魄的
回复到我自己黄昏的
血的声音。

一家旅馆的门上
门瓣耀眼地转动 ,
——另一扇门也跟着转
一道光线折射过来——
这种回旋门使我心神不安 ,
它的范围所及
一切都七颠八倒 ;
我谛听着
(“我的祖国 !”)
于是认识了你的呼吸。





我也起身，
日子过得太紧张了。

什么似乎都是空忙一场：
即使那种力量
——它以顽强的枷锁，
把活的和死的、树木和岩石
结合在一起——
也是一样；
这种力量由你发挥，
也为你生成。
假日，
不懂得怜悯。
乐队已收敛了
它的喧嚣，
在苍茫的暮色下
显现了一幅没有兵器的
美好的图景。

恶，胜利了……轮子旋转不息。
你也知道这个——黑暗中的光亮。

在燃烧的那块地方，也就是
在第一声钟敲响时
你消失的地方，
只有辛酸的火炬剩下，
它一度曾是银行的假日。

○赞歌

这个你知道：
我不得不重新失去了你。
可我又办不到。
象一次瞄得很准的射击，
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叫喊
都叫我震惊，即使是
从石壁上溢出的
含有盐分的气息，也是一样。
这种气息，
使索多里巴的春天，
黯然无光。

这是铁和船桅的土地，
周围都是树林，
在那黄昏的一片尘埃里。
野外传来了
拖长的哼鸣声，
象指甲在玻璃上那样
令人难忍。
我寻找那已迷失了的印痕
——这是你对我的唯一保证。

地狱：毫无疑问。




○音讯

此刻,在远方
蒸气的幻象扩散,摇曳,
树丛里,绿色的啄木鸟
却传递不同的信息。

一只手伸到树丛的下层
穿透心中的
塞满稻草的网络,
正是那只手,
在水渠的镜子里
孕育着大量黄金,
这时酒神隆隆的车子
从小山一块块烧毁了的地方,
传来了羊群狂野的叫声。

失去羊群的牧羊姑娘啊,
你也回来了吗?
你可愿意坐在我的石头上?
我认识你,可不知道
除了关隘上
那些变幻的飞翔的物体外,
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徒然向平原询问,
平原上,在阵阵闪电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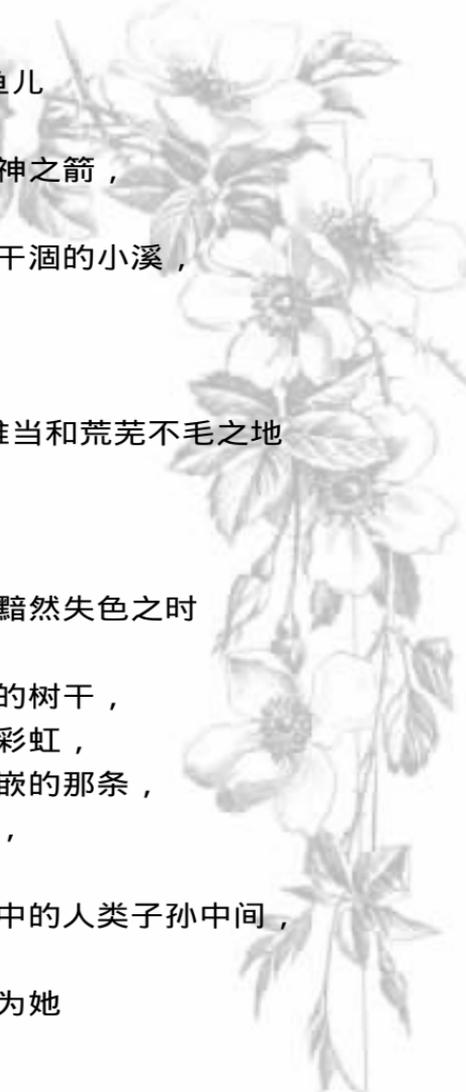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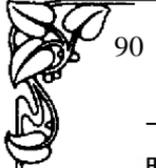


笼罩着一片雾霭，
雾霭消失在散乱的屋顶上，
我还对着海岸边冒着蒸气的
那列快车发出的潜热，
提出问询。

○鳗鱼

鳗鱼啊，
寒冷的海洋上的汽笛声
离开波罗的海，
飘向我们的海洋，
飘向我们的港湾和河流，
后来又从水底深处
在汹涌险恶的洪水下面，
奔泻而出，
声音从一条树枝传到另一条，
从一个卷须飘到另一个，
后来越来越细弱，
而且越来越飞向内陆，
越来越深入到岩心，
一缕缕穿过泥土的每条脉络，
直到有一天，
从栗树射出的光线
将一泓死水的池塘
以及从亚平宁悬崖倾斜而下





一直到罗马尼阿^①的许多沟渠，
照得闪闪发亮；
而鳗鱼呵，
你，环形圆纹的鱼儿
象一条鞭子；
你是大地上的爱神之箭，
只有我们的水洼
和比利牛斯山的干涸的小溪，
才能使你回到
肥沃的天堂；
绿色的灵魂啊，
你，只是在酷热难当和荒芜不毛之地
寻找生命，
你象一颗火花，
它说
万物在似乎显得黯然失色之时
才有一个开端；
你象一枝被埋葬的树干，
又象昙花一现的彩虹，
它和你睫毛中间嵌的那条，
仿佛是孪生姐妹，
你使那条彩虹
在埋于你的泥淖中的人类子孙中间，
灿然放出光辉：
——难道你不认为她

^① 意大利地名。

是你的姐妹？

○日和夜

不论是
飘飞而过的羽毛，
还是家具中间
飘忽不定的光浅，
或是屋顶在镜子中的反光，
都能绘出你的倩影。
在墙头的四面八方，冒起
一缕缕蒸气，使白杨树
看去更加高入云霄。
下面，磨刀工人的鸚鵡
在架子上鼓动羽毛；
接着，闷热的黑夜
降落在小小的广场上；
脚步，那始终是顽强的搏斗，
消隐后又重新出现，
好几个世纪从不改变。
有许多瞬间都是噩梦，
在熠熠发光的洞穴里，
你眼睛中的清辉不能再见。
如果射击时突然发出回响，
阳台上就会引起同样的叫喊，
悲泣声也同样缠绵。
射击声会使你的



喉头见红，
 翅膀碎裂。
 哦，危险的曙光使者，
 修道院和医院
 听到响彻云霄的号角声，
 都苏醒了……

○希特勒的春天

疯狂的飞蛾
 象一簇浓密的白云，
 有的围着苍白的灯光飞舞，
 有的回旋在栏杆上，
 白云在地上铺起一条毯子，
 然后象糖一样，噼噼啪啪地碎裂。
 在死气沉沉的季节的秘密洞穴里，
 在自马雅诺一直伸展到这片沙滩的果园里，
 弥漫着一股阴沉沉的寒气，
 此刻，近在眼前的夏天，
 使这股寒气冰释。

不久以前，在大街上，
 有一个地狱的使者^①
 在一群刽子手的高呼万岁声中疾驰而过，
 灯火通明、布满钩形十字旗的



① 此处指希特勒。

神秘的弯口^①

把他吸住 ,把他吞噬 ;
店里的橱窗都关了起来 ,
尽管它们用大炮和战争的玩具武装着 ,
但它们用大炮和战争的玩具武装着 ,
但它们既可怜 ,又无害 ,
以前 ,屠夫经常在山羊的嘴上饰以浆果 ,
如今他也闭上了门 ;
一些温和的刽子手还不知血为何物 ,
他们的典礼 ,已变成断裂了的翅膀的
令人作呕的疯狂摆动 ,变成了
河边沙滩上的蛆虫 ,
河水不断侵蚀着河岸 ,
现在 ,谁也没有过错。

那么 ,什么都是一场空 ?
在圣约翰纪念日 ,罗马的蜡烛 ,
徐徐把天边燃成一片苍白 ,
而在阴惨惨地等待游牧民族时 ,
象洗礼那样强有力的质物和长时期的离别
(可是珠宝在空中闪亮了一下 ,
并且在冰块上散开 ,在你海滩的岸边 ,
托比亚的天使 ,七个 ,以及未来的种子)
还有你手里生成的天芥菜——

^① 此处指剧院中供乐队奏乐的凹入的场地。希特勒曾去意大利会见墨索里尼，并在佛罗伦萨的剧院中听音乐。



这一切都被象火焰那样发出尖叫
而且象暴风雪那样砭人肌首的花粉，
烧焦和吸干……

唉，疮痍满目的春天仍是节日，
如果它把这个死亡
冻结在死亡里！
再仰头望望，克莉齐亚，
这是你的命运——
你自己虽已改变
你的爱情仍旧始终不渝，
直到你所拥有的
那瞎了眼的太阳
在另一个里面发出炫眼的光辉，
而且在它里面为众人毁灭！
也许，在群魔乱舞的夜晚，
迎接魔鬼的汽笛声和钟声
已和天堂里的声音混而为一：
这种声音自天而降，征服一切——
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丝曙光：
明天，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曙光，
它在南方烧焦的海滩上呈现一片白色，
可没有恐怖的翅膀……

夸齐莫多

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一九〇一——一九六八年）出生在西西里莫迪

加。他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火车站站长。一九〇八至一九二〇年,他定居在西西里海港城市曼西纳,并在那里读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尔后,他去罗马攻读工程学。但两年之后,他迫于生活,不得已中辍学业,进一家土木工程公司谋职。一九二六年他回到南方喀拉布里亚后,在著名文学杂志《索拉利亚》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诗作,逐渐成为当时意大利文坛上颇有名声的一位诗人。自一九三八年起,他辞去了土木工程公司的工作,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由于他声望日隆,一九四一年被委任米兰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的职务。从此,夸齐莫多的命运同他的诗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的主要作品有:《水与土》(一九三〇年)、《消失的笛音》(一九三二年)、《诗钞》(一九三八)、《瞬息间是夜晚》(一九四二年)、《日复一日》(作于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七年出版)、《生活不是梦》(一九四九年)、《乐土》(一九五八年)等。一九五九年,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八年歿于那不勒斯。

夸齐莫多的早期作品具有明显的隐逸派诗歌风格,在诗句中,西西里的秀丽风光和童年生活的回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总结和摸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诗人的写作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创作思想亦益臻成熟。他运用谙练的艺术手法,努力在诗篇中反映不断遭受战争和暴力威胁的人们的心声,憧憬着建立一个既无恐怖又无仇恨的自由国家。例如,他在题为《柳树》的诗篇中感慨地写道:

侵略者的铁蹄
蹂躏神圣的土地,
路边冰硬的草丛中
横倒着一具具尸体,
远处传来
牧羊少年羔子的叫声
咩、咩、咩、咩……
如诉如泣。
一位步履踉跄的妇人
朝电线杆径直跑去,



万恶的敌人
 将她儿子吊死在那里，
 绝望的号啕
 令人战栗不已。
 谁有心舒展歌喉
 面对这满目的疮痍？
 六弦竖琴
 倒悬柳树枝头，
 在凄清的寒风中
 发出轻微的叹息。

诗 选

○瞬息间夜晚降临

每个人都孤独地站在
 地球的中心
 一线阳光
 透过他的全身
 瞬息间
 夜晚降临

○廷达里的风

廷达里，我知道
 在开阔的山峦之间，
 你是那么温柔可爱。
 山峦下面，



是上帝妩媚的小岛，
 小岛周围流水潺潺；
 今天，你震撼了我，
 在我的心里俯下身。

我登上山巅和悬崖峭壁
 一心想领受松树上的风，
 而快乐地伴随我的一群生物，
 此刻却离开我，飞向空中，
 ——声音和爱情的波浪；
 你把我紧紧抓住，
 使我难以脱身，
 而我所恐惧的
 是阴影和寂静，
 这些隐蔽的地方，
 一度曾甜蜜无比，
 ——心灵已经死亡。

我每天深入
 那块你不熟悉的土地。
 对于它，
 我还用隐秘的声音哺育；
 在玻璃窗上，
 另一种光披着夜服
 把你显现，
 喜悦栖息在
 你的怀里，



可那喜悦已不属于我。

流放是严酷的。

我本来在你那里

追求和谐宁静的生活，

可今天，这种追求

正变成临死前过早的焦虑；

一点一滴的爱情

都能抵御忧愁的侵袭。

黑暗中，响起了默默的脚步，

在那里，你安排我

把苦涩的面包咬碎。

廷达里，安静地回来吧，

亲爱的朋友，

把我唤醒吧，

这样我就能离开山岩，

登向天空。

对于那不知道

什么样深沉的风儿

把我四处寻找的人，

我却假装出

惶惶不安的恐惧神情。

○你的衣服是白色的

你弯下头，向我凝望，

你的衣服是白色的，

左肩有一条带子，
落在你丰满的胸脯上。

光线征服了我，
它颤抖着，
抚摸你裸露的玉臂。

我又见到了你。
你的话隐晦 迅捷，
使一颗心
象观看杂技时一样，
悬浮在空中。

深幽的街道，
风儿从街上吹来，
在三月的某些夜里；
它把我们这些
无名的人吹醒，
象初次那亲。

○镜子

瞧吧 树干上
芽儿纷纷绽开，
苍翠欲滴 胜过绿草，
一颗心往那儿躺：
本来 树干似乎已经枯死



在一泓死水的沟渠上弯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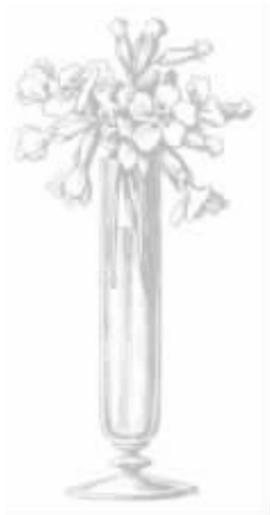
在我看来，
一切都是那么奇妙；
雾气弥漫的水，
今天能在沟渠里
用更加碧澄的色彩
反映出一方蓝天，
而使树皮开裂的
那片新绿
今夜却又不见。

○夜鸟的避难所

高处有一株
弯曲的松树
它俨然站在那儿
倾听深渊
树干弯得象石弓

那是一些夜鸟的避难所
深夜，依旧回荡着
迅速扑击翅膀的声音

我那悬在黑暗中的心啊
也有一个窝
一个声音



它也在倾听
夜的信息

○古老的冬天

在半明不暗的火光中，
你那纤巧的双手我渴望一见，
它们散发橡木和玫瑰的味儿，
也有死亡的气息。古老的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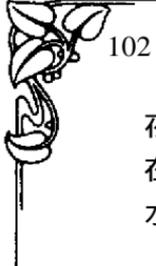
鸟儿寻找谷粒，
转眼间披上雪花；
言语也是这样：
少许阳光，天使的光圈，
还有雾，还有树，
还有我们，都是清晨空气的产物。

○消逝的笛音

贪婪的痛苦啊，在我
渴求孤独的时刻，
别急于送来你的礼品。

冷冰冰的笛音，重新吹出
常青树叶的欢欣。它使我
失去记忆，欢乐没有我的份。





夜晚降临在我的心灵。
在我沾满杂草的手上，
水儿一滴滴流尽。

翅膀在朦胧的天际
振摆 心儿从一处飞向一处，
我这片土地却无法耕耘。

每天都是一堆废品。

○死去的苍鹭

在炎热的沼泽地
一只苍鹭陷在虫豸所爱的泥淖里
默默死去
我心痛欲裂

在光和声中
我已消尽我的精力
在凄凉的回声里
不时发出
无人理会的叹息

可惜有朝一日
我也可能无声无息地
被人遗忘
不留下一丝痕迹



○天使

多么洁白的
天使
侧着身子
沉睡在
空中的玫瑰花上
腰部在阴影下
美丽的双手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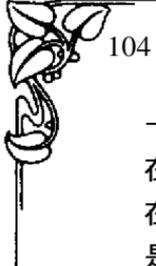
我的声音
把他惊醒
他向我微笑
脸颊上撒满花粉

他唱起歌来
歌声震撼我的心灵
黎明的天空
朦朦胧胧
天使是我的
我占有了它
我浑身发冷

○种子

树木阴影蔽日





一些小鸟
在大水中崩陷
在新生的土地上
是愁云惨雾的夜

云雾中
翅膀的声音
在我心中响起
凡是我心中活着的
都不会死亡

你看到了我
我生来如此轻盈
与一切事物都如此亲近
因此与天神
一起漫步前进

如果你愿意
把我投到种子里
我已倦于
沉睡在我身上的重力

○短短的曲线

先生,让我毁灭吧,
这样我就听不见
消逝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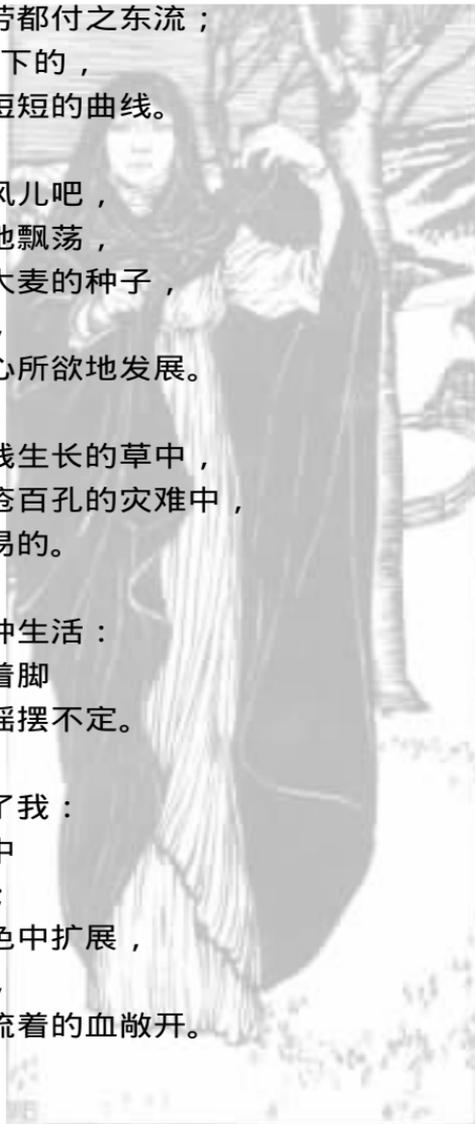
如何默默地掠夺我，
使一切辛劳都付之东流；
对于我，剩下的，
只是生活短短的曲线。

把我变成风儿吧，
让它幸福地飘荡，
或者变为大麦的种子，
或者斑点，
让它们随心所欲地发展。

在迎着光线生长的草中，
在肉体千疮百孔的灾难中，
爱你是容易的。

我试图
过这样一种生活：
每个人赤着脚
在探索中摇摆不定。

你又离开了我：
我在阴影中
孑然一身；
阴影在暮色中扩展，
没有门儿，
为甜蜜地流着的血敞开。



○不再想起死亡

春天
使树木和花卉
充满生机，
我听不到
深邃的声音，
只是沉醉在
你的怀里，
亲爱的人儿。

肉体结合在一起时
不再想起死亡，
最后一天的喧嚣声
唤醒我们年青人。

没有人
倾听我们；
血的轻微的呼吸！
我的手，使树枝
在你的腰上
开花。

许多动物
在植物、石块和水中
迎风生长。



○第一天

一片广漠而恬静的水
它在我心里
激起了昔日的风暴
——恼人的小怪物

星星随我一起陨落
它们在我的黑暗中
也感到轻盈
在有两个“极”的
荒瘠的地球上
在黎明的
迅速划破夜空的轨迹间：
对岩石和云层的爱

我的血是你的
阁下，让我们
一起死去

○在你的光线中覆灭

我生来
就在你的光线中覆灭
清澈如水的黄昏



清爽的空气
燃起了
明净的树叶

我无比空虚
同活人隔绝
一颗心飘荡不定

我勤勤恳恳地
补偿了你
赐给我的箴言

在死人中间
把我唤醒吧
每个人都取得了
他的土地
他的女人

你的眼睛
看到了我的
脏腑的深处
谁的心也没有我的那样
绝望

我是一个
孤独的人
孤独透顶的人



○橙树上的黑喜鹊在笑

也许，这是生命
一个真正的征兆：
我周围有一群孩子，
在教堂的一片草地上
微微摇晃着小脑袋，
合着音乐的节拍
手舞足蹈。
黄昏是多么忧伤，
在苍翠欲滴的草地上
各种影子又交相辉映，
它们在火焰般的月光下，
显得何等美丽动人！
回忆给你们短暂的梦，
现在，醒来吧。
听着，大海的初潮
已在汹涌奔腾。
时候到了，
可它不再是我的，
只有迷离惆怅的幻影。
你，南方的风儿呀，
满载橙花的香气，
请吹散孩子身上的月光，
孩子赤着身子在沉睡。
把小驹带到



马迹斑斑的潮润的田野上，
 让海上掀起波涛，
 并让树上的阴云散开。
 苍鹭已向水边走去，
 它懒洋洋地嗅着
 荆棘丛中的污泥。
 橙树上的
 黑喜鹊在笑。



○欢乐的模拟

在树林
 使黄昏更加荒凉的地方，
 你那最后脚步
 那么倦怠地
 悠然消亡，
 那时菩提树上的花儿
 几乎不再开放，
 它为自己的命运
 坚持自己的主张。

你在寻觅爱情的动机，
 在你的生活中体验沉默的滋味，
 镜子般的时代
 把不同的命运向我展示。
 象死亡一样，
 现在美艳已在

别人的脸上闪现，
使我好不伤悲。
我已失去
天真无邪的一切，
哪怕在这声音里。
我幸免于死，
把欢乐模拟。

○晨曦初吐

夜尽了，
月亮在晴空中慢慢消隐，
沉落在小河的水晨。

九月，
我生活在平原的
这片土地里，
草地一片翠绿，
宛如南方春天的山谷。
我离开同伴，
把我的心藏在古老的墙里，
孑然一身
把你追忆。

你离开月亮更远，
此刻晨曦初吐，
而在石板上，



马蹄声又奋然响起！

○在柳树的枝条上

在广场上，草丛里，
七零八落地横着尸体。
孩子们在呻吟悲泣，
母亲绝望地号叫，走向
电线杆上悬着的儿子。
异族的铁蹄^① 踏在我的心房，
我们怎能引吭歌唱？
在柳树的枝条旁，
且把我的七弦琴挂上；
琴儿在凄切的风中，
轻轻地来回摇荡。

○信

街上，一片岑寂，
此刻，慵倦的风儿
低低地飞向地面，
掠过一片片枯叶
又飘然升起，
吹拂着各色外国招牌……
也许，在深沉的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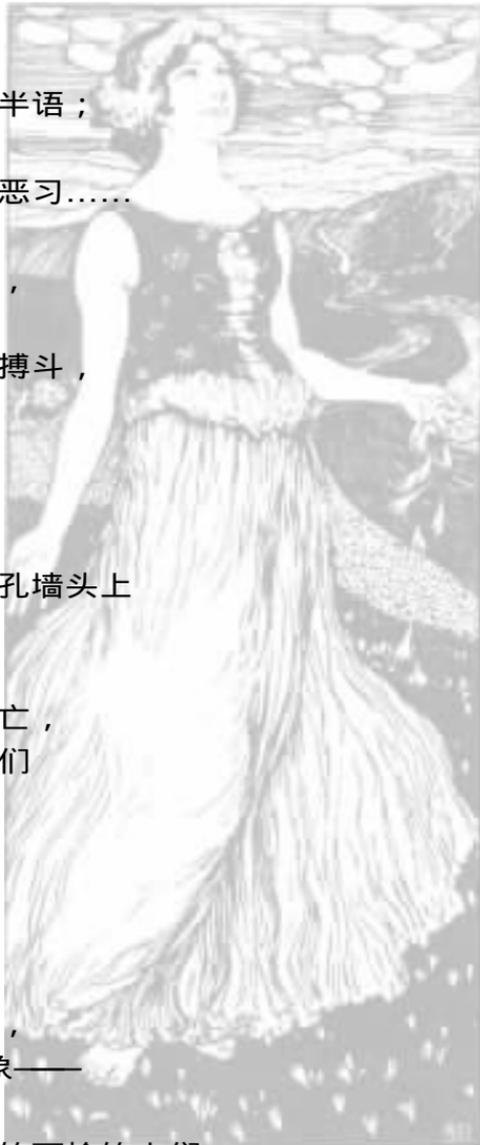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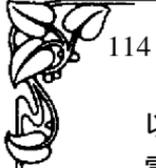
① 1943年7月25日，米兰被纳粹占领。

迎来新的一天之前
 我惊魂未定
 不敢向你吐露一言半语；
 也许我疏懒成性，
 疏懒是我们最糟的恶习……
 生活，它不是心脏
 恐怖而阴郁的颤动，
 也不是怜悯，
 它只是一场浴血的搏斗，
 死亡是搏斗中
 开出的花朵。
 啊，我亲爱的姑娘，
 请你牢牢记住，
 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墙头上
 火红的天竺花。
 今天，即使是死亡，
 为爱情而献身的死亡，
 也无法给活着的人们
 带来一丝慰藉。



黄昏降临，
 你们又离开了我们，
 哦，那些亲爱的形象——
 土地，树林，动物，
 还有那些身披军服的可怜的人们，





以及因痛哭而消瘦的母亲。
雪从草地上，象月亮一样
把我们照明。
唉，死去的人们。
拍拍额角吧，
再拍拍心。
在寂静中，
在这片埋葬死者的皑皑白雪中，
至少要听到某人的呐喊声。

○冬夜

又是冬夜，
乡间阴森森的塔楼上
传来重浊的钟声，
黑压压的云层
笼罩着凤尾草和丛生的荆棘，
还在河水上投下了阴影。
啊，朋友，
你失魂落魄，迷迷茫茫，
我们已无法在平原里栖身。
这里，在你的土地上，
你默默悲泣，泪水纵横。
你用牙齿狠狠地
把彩色的手绢咬紧。
别惊醒这个孩子呀，
他赤着双脚，



在你身旁的洞穴里，
沉睡不醒。
谁也不会
使我们想起母亲的恩情，
谁也不会
向我们诉说故乡的梦境。

○围 墙

体育场的围墙上
在墙缝和一丛丛杂草间，
跳过一条条蜥蜴，
迅速得好比闪电。
青蛙回到小河水里，
在故乡遥远的夜空
唱起没有伴奏的歌曲。
你可记得，正是此地
那颗巨大的星星，
曾照耀过我们的身影，
欢迎我们的到来。
唉，亲爱的，
多少岁月，已随着
白杨树飘零的树叶，
悠悠流逝，一去不回，
而祖国的江水和河水
又染上多少鲜血！





○哦,我亲爱的畜生

如今 秋天已在葱翠的山间
罩上一层阴影。
在暮色降临之前
我们又将听到鸟儿
最后一声悲怆的啼鸣。
灰沉沉的平原发出召唤,
声音与大海的咆哮呼应。
树林在雨中渗出一股雾气,
洞穴里的气味一阵接着一阵,
在屋宇间,在人群中,
它们多么刺鼻,哦,我亲爱的畜生。
这张慢慢转动眼睛的脸,
这只指向天际的手
(天际发出隆隆的雷声)
都是你们的,我的狼群,
我的狐狸——你们嗜血如命。
每只手,每张脸,都属于你们。
你说什么都是一场空,
不论是那些被生活的急流
消蚀的日子,还是生命。
花园里,响起孩子们的歌声。
如今,这些离开我们
莫非已是遥远的事情?
可是它们象影子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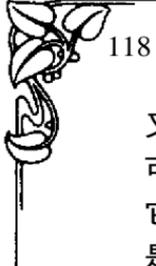
在空气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这就是你的声音。
也许我知道,什么也没有发生。

○贝加莫高山上的岩石①你听到了

墙那边和塔楼那边
公鸡在空中啼叫，
塔楼上闪现着
你不熟悉的寒光。
公鸡的叫声
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小室里人语嘈杂，
还可以听到巡夜的鸟儿
在黎明前的叫唤。
对自己，
你什么话也不说，
此刻，你置身于
短浅的光圈中，
羚羊和苍鹭静默无声，
它们迷失在一阵乌烟瘴气中
——这是尚未诞生的
一个世界的吉兆。
二月的月亮，
在大地上空高悬，

① 贝加莫系意大利北部城名，在阿尔卑斯山南麓。





又悠然消逝，
可是对你来说，
它只是记忆中的形象，
是在沉默时燃起的光。
现在，你也悄悄地走向
山岩的柏树间，
这里，在死去的年青人的
一片绿色下，
愤怒平息，
而遥远的怜悯
几乎就是喜悦。

○我仍旧听到海浪声

不止一个夜晚，
在平滑的沙滩边，
我仍听到
海浪在喁喁细语，
一忽儿在那儿，
一忽儿在这里，
仿佛从消逝的岁月里，
又响起了某种声音，
它印在我在心坎上，
悠然发出回声。
还可以听到
海鸥缠绵悱恻的啼鸣，
也许是塔楼的鸟儿，



四月的春光
 催它们往平原飞行。
 过去,伴随这种声音,
 你和我是多么亲近;
 如今,我多么希望
 我那怀念的回声,
 能象大海的
 低回的细语那样,
 飘到你的身旁。



○南方的哀歌

红色的月亮,风儿,你那北方
 妇女的脸色,一片皑皑的白雪……
 此刻我的心在那片草原里,
 在那雾气弥漫的水塘上面。
 我已忘却了西西里牧人
 吹奏的大海螺,忘却了海洋。
 角豆树在沾满水气的残梗中震颤,
 街上响起车轮单调的歌。
 我也忘却了,为了伦巴第的土地与河流,
 在绿油油的高原上空
 苍鹭和白鹤在缓缓飞翔。
 可是人们到处大声疾呼,
 为国家的命运黯然神伤。
 再也没有人把我带往南方!





唉,南方的沼泽地
 疟疾猖獗,横尸遍野,
 人们已倦于把尸体运向那里埋葬。
 人们倦于孤独的生活,倦于镣铐,
 倦于嘴边挂上各式各样的诅咒,
 说他们声嘶力竭的叫喊在井里发出回响,
 说他们在啜饮心里的血液。
 因此,他们的孩子回到山冈,
 在繁星点点的夜幕下策马向前,
 他们沿路把槐花放进嘴里咀嚼——
 新开的鲜红槐花,它们还是红艳艳的。
 再也没有人把我带往南方。

今天晚上尽管冬意朦胧,
 可仍属于我们。这儿,我再次向你诉说,
 我心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它们多么荒唐:
 我一面柔肠寸断,
 一面怒火燃着我的胸膛。
 这是一支情意绵绵的哀歌,
 却没有爱情的芬芳。

○给母亲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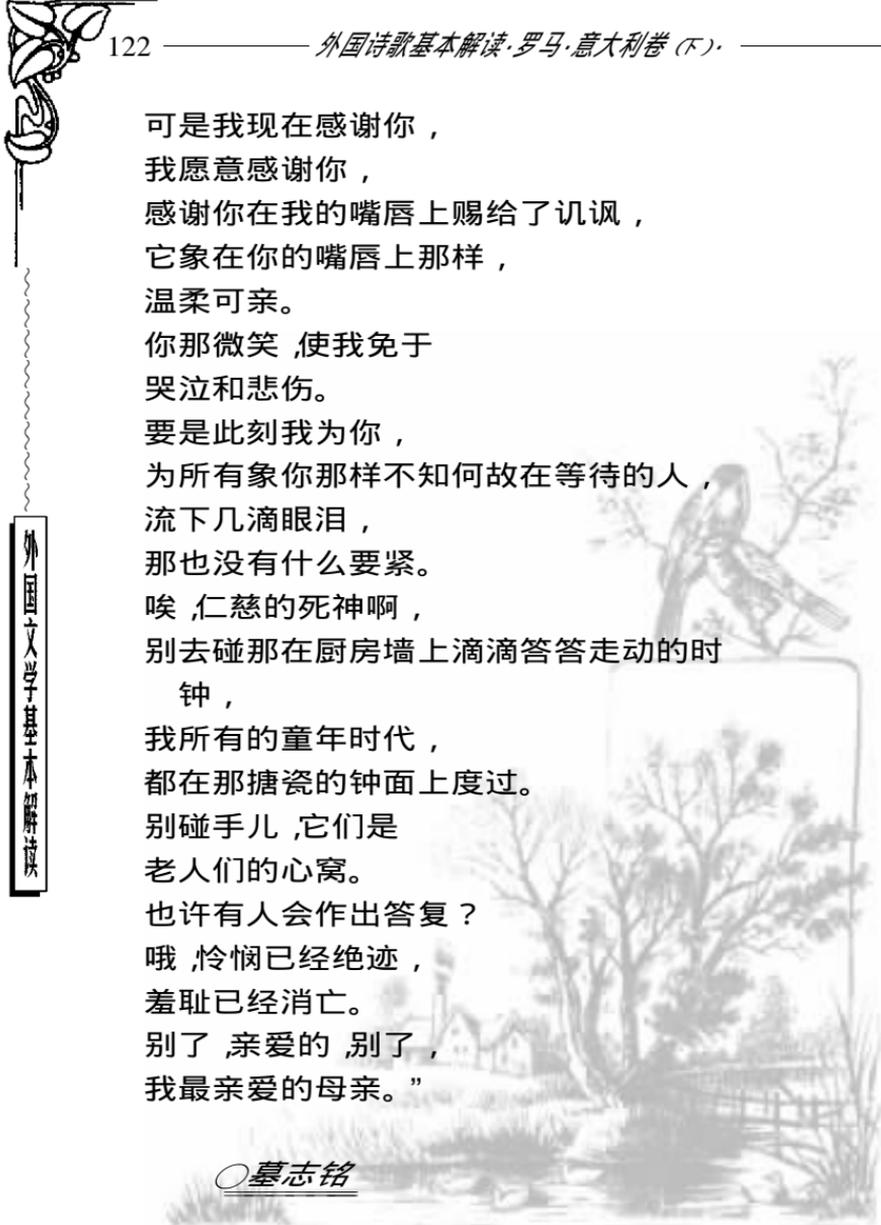
“最亲爱的母亲啊
 此刻雾气弥漫，



纳维利奥^①的水混沌地冲向堤岸，
树林涨满了水，白雪皑皑；
我在北方并不悲伤，
内心却烦躁不安，
但我不想向任何人要求宽宥，
许多人都分别欠我一笔泪债。
我知道你的日子并不好过，
你的生活象所有诗人的母亲那样，
既穷困，又情意绵绵地
把自己的儿子思念。
今天，是我在写信给你。”
最后，你会说，这不过是
那天夜里逃亡的孩子
所写的三言两语，
当时他披着一件短短的斗篷，
袋里藏着几行诗句。
可怜的孩子，
他的心地是多么单纯，
有一天，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把他杀死。
“真的，我还记得，
正是慢车的暗灰的卸货处
把许多杏子和桔子
带到伊默拉港口，
水边多的是喜鹊
还有盐和桉树。

① 意大利米兰的一条运河名。





可是我现在感谢你，
我愿意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的嘴唇上赐给了讥讽，
它象在你的嘴唇上那样，
温柔可亲。
你那微笑，使我免于
哭泣和悲伤。
要是此刻我为你，
为所有象你那样不知何故在等待的人，
流下几滴眼泪，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
唉，仁慈的死神啊，
别去碰那在厨房墙上滴滴答答走动的时
钟，
我所有的童年时代，
都在那搪瓷的钟面上度过。
别碰手儿，它们是
老人们的心窝。
也许有人会作出答复？
哦，怜悯已经绝迹，
羞耻已经消亡。
别了，亲爱的，别了，
我最亲爱的母亲。”

○墓志铭

这里远离尘嚣，

阳光抚摸你的头发，
重新燃起了
甜蜜的回忆，
并使活着的人们
想起了自己院子里低低的树木。
夏天已剩下最后一只蝉儿，
汽笛在伦巴第平原怒号，
发出震撼人心的警报。
空中焦枯的声音啊，
你们要什么？
大地上，
还有不尽的烦恼。

○致新月①

开始时，上帝创造了
天和地，以后，
在适当的一天，
又在天空里
放上日月星辰，
而在第七天却休息。

千万年以后，
人们凭自己的想象，
凭与日月星辰相似的程度，

①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此诗即为此而作。



根据世俗的智慧，
 在十月之夜的
 晴朗的天际，
 毫无畏惧地
 安上了
 另一些日月星辰，
 它们和上帝创造世界时的
 日月星辰
 一模一样，
 人们也从不休息。
 阿门。



翁贝尔托·萨巴

翁贝尔托·萨巴(一八八三——一九五七年)是本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另一位著名诗人。他出生在里雅斯特港,母亲是以色列人的后裔。由于家庭的原因,他早年的学习不甚正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维持生计,他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古书店,同时开始致力于诗歌创作。法西斯当局颁布反动的种族法令后,开始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为躲避政治迫害,诗人逃往巴黎,后又隐居罗马,直至意大利解放后,才得以重归的里雅斯特。萨巴把他的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文学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始终在诗苑里不辞辛劳地耕耘着。他对意大利文坛上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甚为敏感,其中尤其是翁嘉雷迪和蒙塔莱的抒情诗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他在一九〇〇至一九四四年间所写的诗歌均汇编在《抒情诗集》中。此外,他还著有《捷径与其他》(一九四六年)、《历史与“抒情诗集”的年代记事》(一九四八年)、《飞禽》(一九五〇年)、《埃尔奈斯托》(一九七五年)等。

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文坛上,各种文学思潮齐头并进,不知凡几。但是,萨巴象一棵橡树那样,抵住了各种势力的袭扰,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拒绝与人云亦云者为伍。关于这一点,他曾在诗体自传中明确表示过自己的立场。诗人以深邃的目光密切注视着本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社会的发展,尽管他努力维护自己别具一格的诗体,但是和皮蓝德娄及斯韦沃一样,他更注意潜入现实生活的纵深处,去寻找和领悟造成社会危机的历史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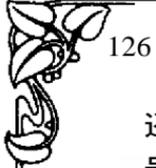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意大利解放以后,诗人在给他的一位罗马好友的信中耐人寻味地写道:“你是一位政治家(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里,你都是一位政治家,这是你的天赋)。按逻辑推理,你以侵犯他人和斗争为主。而我,由于多灾多难的童年,攻击力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生来就比你驯服。其结果是,攻击力就冲着我来了。说到底,这是我的弊病。”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萨巴的个人问题,而是本世纪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通病。在现实面前,他们无非采取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驯服地随潮流而动,对生活和理想充满着瑰丽的希冀;另一种则是悖逆而行,同时代精神分庭抗礼,对前途丧失信心,内心充满忧郁。萨巴用他的诗启迪人们:同他人建立联系,努力去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感情,这是战胜失望情绪的一条出路,人应该热爱现实生活,热爱一切人和物,应该为生活在所有人中间而感到欣慰和快乐。

正因为如此,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刻意描摹了的里雅斯特宁静的风光,古老的住宅,人声喧哗的小酒馆,周日电影院前熙攘的人群……并在诗句中倾注了他对失业工人、乞丐、病人、出售冰淇淋的小贩、水手等社会下层平民的无限同情。在他的抒情诗中,悲伤和希望每每交融在一起,这一对矛盾是他诗歌的主旋律。

○车站

你可记得
在夜间,车站里,
即将出发的军车挤满了人,
人们都在纷纷道别,





还有那勉强忍住的悲泣？
号角终究吹起了
前进的曲子，
而你的心啊，
你的心已经冻结。

○小女儿画像



我那小小的女孩
手拿小球，身穿夏服，
大眼睛象天空那样湛蓝，
有一天对我说：“爸爸，
今天我想跟你出去玩玩。”
于是我陷入沉思：
她模样儿那么可爱
谁见了都会赞叹，
我要把我的小女孩
好好比拟一番。
真的，她象泡沫，
象海浪上泛起的白色泡沫，
也象屋顶上冒出随风飘荡的一缕缕青烟，
又象一朵朵云儿，
不可捉摸的云儿，
它们在睛空中一忽儿聚集，一忽儿飞散，
也象其他轻盈而飘忽不定的一切。

○的里雅斯特

我走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然后登上了一个高坡。
刚上坡的地方，人烟稠密，
再往高处，就荒无人迹，
周围是低矮的城墙；
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
在我看来，城墙的尽头
也就是城市的最后一角。
的里雅斯特有一种
毫不矫饰的魅力。
如果你高兴，你可以把它
看作是一个急躁而饕餮的小伙子，
有一双湛蓝的眼睛，而两只手
却硕大无比，无法把花儿呈上——
又象一种
争风吃醋的爱情。
从这个高坡上，我看到
每一个教堂，每一条街道，
这些街道有的通往熙熙攘攘的海岸，
有的通到小山；
那巉岩峭壁的顶峰上，
最后一座屋子巍然屹立。
四周，有一种
奇特的空气，



流向每一个景物。
这是令人哀痛的空气，
乡土的空气。
我的城市哟，它在各方面
虽都洋溢着生命力，
却有一个为我而设的
为我那沉思、羞怯的生命而设的角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诗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一片火海和焦土的废墟中,专断蛮横、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政权崩溃倒台,人们犹如从一场噩梦中惊醒。面对着危机四伏、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他们感到忐忑不安和茫然不知所措。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拉丁语学家贡契托·马尔盖西在对帕多瓦大学青年学生的一次演讲时说:“一代人摧毁了你们的青春和祖国,把你们扔进了废墟堆中。你们应该将激情化为行动,夺回你们的青春,重建你们的家园。”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个月中,从意大利北方游击队战斗过的山峦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它驱散了社会生活中和压抑在知识分子心上的愁云凄雾。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这一股来自北方的强劲有力的风吹走了多少年来沉闷迂腐的混沌空气,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在法西斯执政的二十余年中,克罗齐的新唯心主义思想被视作自由的象征。可现在,饱经沧桑的人们形象地把它比作“蚕茧”,因为它隔断了意大利的文化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些被昔日的专制独裁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和法西斯政权所摒弃的十九世纪优秀作家,则重新赢回了自己的名誉。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贪婪地阅读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意大利共产党缔造者们的政治思想,针对法西斯政权二十余年中的文学艺术展开热烈的讨论,立志为重建意大利新文学而努力。

在游击战争火热的生活中诞生的文学作品,以新颖的意象和强大的感召力,宣告了同战前传统文学的决裂,这是意大利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深远的革命意义。例如,在战壕里写成的诗以及反法西斯战士在光荣就义前致亲人最后的书信,由于它们如实反映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故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五色斑斓的艺术光泽,在读者心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新现实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意大利的社会形





势和文化面貌。新现实主义正是直接表现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文化运动。它经过一个阶段的酝酿后,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间渐臻成熟,并在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间发展至顶峰。

新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姿态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广大民众的呼声。面对着贫穷、落后和矛盾重重的意大利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民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尽管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体裁不一,但是其反映现实和改革现状的宗旨是一致的。在意大利文学史上,曾出现多次“文学先驱运动”,但它们往往只局限于形式上的改革,始终未能从统治阶级的文化桎梏中彻底解脱出来,而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以它崭新的意象和独特的风格傲然挺立。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们反对追求单纯形式美的写作风格,毫不掩饰地暴露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大胆表现崭新的内容,例如游击队员紧张而欢乐的战斗生活、工人的罢工斗争、敌机惨无人道的轰炸、船工和擦鞋童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等等。

诚然,由于文化领域中各门艺术的性质和特点各不相同,新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其中,新现实主义思潮在电影界较早地获得了积极的效果。那是因为电影在当时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它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相对地说要小得多。再说,早在法西斯专政的二十余年中,意大利的电影艺术就接受了法国的自然主义和苏联早期著名电影导演普多夫金(一九二六年导演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无声影片《母亲》,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和爱森斯坦(一九二五年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被公认为当时世界电影的杰出作品)的影响,这为新现实主义在意大利电影界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事电影工作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为了在银幕上更完美地再现社会现实,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索、试验、研究和改革,涌现出一批在国际上颇有声望的电影导演:罗基诺·维斯贡迪(由他执导的一系列影片在国际电影界颇有影响)、德·西卡(由他导演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被誉为西方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罗贝尔托·罗赛利尼(一九四五年由他导演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一部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均十分成功的佳片)。在新现实主义的文化浪潮中,那不勒斯的贫家姑娘索菲娅·劳伦于五十年代初步入影坛,后一跃成为蜚声国际影坛的意大利影星。

在新现实主义文化运动中,电影艺术一马当先,对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文学领域内的改革步伐显得缓慢和艰难,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较大的阻力:第一,为了更新文学作品的内容,作家得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仔细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第二,为了适应新的文化形势的需要,作家必须采用新颖的文学形式和写作语言,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

在文学领域里,纪实作品的问世揭开了新现实主义的帷幕,同时宣告了新文化同传统文学的彻底决裂。例如,新闻记者和作家罗马诺·彼兰基等在第一期《社会》杂志上发表报告文学,记述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德寇在罗马城里大肆搜捕犹太人的法西斯行径。一位战斗在阿尔卑斯山的中士撰文报导了意大利军队从苏联撤退时的悲惨遭遇。一九四五年,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卡尔洛·莱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基督在埃波利》。在小说中,他采用了叙事体和随笔相结合的写作技巧,如实记载了他本人被法西斯法庭判处流放在意大利南方巴西利加达的生活经历。诸如这样的积极写实作品不胜枚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简而言之,新现实主义是意大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是在法西斯专政期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他们反对法西斯政权。为了赢得民主和进步,他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主要荟萃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比萨等意大利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其中大部分人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热情支持者。

新先锋派

新先锋派文学诞生于一九五六年左右,它注意吸收新现实主义走向消亡前后各种文学思潮的积极因素,致力于重建意大利的传统文学。新先锋派作家认为:在那灾难深重和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文学同社会的关系日趋疏远,不少作家以含蓄隐晦、节制谨慎、乔装掩饰的艺术手法反映当时的历史悲剧,到头来却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指出:意大利的当代文学既不积极反映变幻莫测的社会形势或战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推行的“冷战”政



策,也不倾力揭露原子战争的威胁,故大大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当代文学。

当时,有不少作家追随新先锋派的文学路线,尽管他们的经历和需求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致力于创新文学语言,主张同科学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尤其是绘画和音乐)结为联盟。一些具有开拓思想的作家和诗人于一九六三年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城集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故被称作“六三”派。但是,与会者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巴勒莫会议上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以安琪罗·古利埃米为首的一派提出了在工业社会内部建立新文学的主张,即文学不肩负任何历史或思想任务,作家必须不偏不倚地在作品中剖析现实;以埃托瓦尔多·桑圭奈迪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拒绝工业社会,主张致力于反映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以及建立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巴勒莫会议之后,“六三”派文人曾以新先锋派的思想原则为基础,致力于内部的联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继一九六四年雷乔埃米利亚会议和一九六五年巴勒莫会议之后,新先锋派的内部分歧日益加剧,一度鼓舞人心的文学运动再度陷入危机,以致最后发展成为只有少数作家参加的学术性探讨和研究。

新先锋派是迄今为止意大利文学史上最后一场文化运动,它带着矛盾着的两重性在文坛上活跃了十余年,对意大利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一九六五年起,由于种种原因,新先锋派开始走向消亡:其一,内部思想无法统一,矛盾和分歧日益加深,最终导致全面崩溃;其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西方文学逐渐沦为一种高档消费商品,加之收音机、电视机、电影、期刊杂志、图解小说日益普及,人民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意大利文学发展史上另一些文化运动一样,新先锋派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一,参加者只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其二,不重视建立同广大民众的联系,没有觉悟到人民群众是二十世纪历史的真正主人公;其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他资产阶级世界观,尤其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混同起来。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成意识和潜意识的两个对立部分,声称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摆布个人命运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

一九六八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意大利青年学生运动给新先锋派以致命的一击。尽管这场政治运动的具体做法显得有些幼稚、偏激,但它提出了知

识分子必须同社会进步政治力量相结合的革命主张。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新先锋派渐渐湮没无闻。

从新先锋派至今的二十年中,意大利文坛上表现新题材、采用新技巧的文学作品不知其数,仅在一九八一年就共出书两万零五百零四种,总印数约一亿五千万册,但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较成功的作品相对地说寥寥无几。象战后初期的新现实主义,六十年代的新先锋派那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运动始终未能形成。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各种扑朔迷离的现代思潮和挫人锐气的消费主义犹如两颗重磅炸弹,摧毁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大大改变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一部分作家因无法用现代精神与现实对话而感到无所适从,往往从存在观点出发倾力刻画个人的心理状态,或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反映社会现实,以至不少作品的内容显得怪诞、晦涩;一部分作家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前彷徨若失、一筹莫展,他们厌恶现今和未来,把目光转而投向中世纪文明,致力于重新发掘古代文化中值得今天的人们作为借鉴的发光点;另有一部分人则缺乏自信,无意尽力描写神秘莫测的社会现实,热衷于写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简而言之,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特点是“个体性”,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流派指导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家们各行其是,采用自认为最合心意的表达方法,艰难地走着自己的探索之路。

再则,一些出版商为了单纯追求利润,大量翻译出版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以一些所谓“消遣文学”作品去迎合一部分读者的情趣爱好,致使美国作品充斥整个意大利小说市场。

帕韦泽

切沙莱·帕韦泽(Cesare Pavese, 1908—1950),著名诗人、小说家。年轻时在都灵求学,对美国文学甚感兴趣,一九三〇年毕业时,毕业论文即以美国诗人惠特曼为题。一九三五年,他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村落里遭法西斯当局拘捕,被监禁十个月。虽然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并未参加抵抗运动。法西斯政权崩溃后,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从一九三三年起直到



逝世,他一面在出版社任编辑,一面创作诗歌,翻译美国文学,并为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撰写文章。一九五〇年,他获得斯特雷加奖,但由于失望和孤独,于同年在都灵自杀。

一九三六年,帕韦泽发表了第一部诗集《令人厌倦的劳动》,诗中描写农村少年进城市后被社会排斥的孤独与苦闷,诗风受惠特曼的影响。一九四七年,他又发表了诗集《土地与死亡》,其中既描写了土地与景物,又抒发了个人忧伤的情怀。他的另一部诗集《死亡即将来临,它将占有你的眼睛》于一九五一年他死后出版。

帕韦泽在小说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除长篇小说《同志》(1947)短篇小说集《美好的夏天》(1949)外,值得一提的是长篇小说《月亮与烟火》。此书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书中描述了不能重返乡土的痛苦心情,还穿插了一些抵抗运动的历史事实。

从这里选译的四首诗中,可以窥见帕韦泽诗歌风格的一个侧面。这些诗均译自诗集《死亡即将来临,它将占有你的眼睛》。

○早晨你总回来

黎明的孔眼，
 随着你的嘴一起呼吸。
 每条街道都显得空寂。
 你的眼睛——灰色的光；
 柔和的晨曦，
 一滴滴落在暗沉沉的山冈上。
 你的步履和呼吸
 潜入屋子的每一角落，
 象清晨的风儿那样。
 城市在战栗，
 石子散发一阵阵清香。



你就是生命，
就是复兴的光芒。

星星陨落在
熹微的曙光中；
凉风习习，
温馨的气息，呼吸——
都在黑夜中消隐。
你就是光和早晨。

○献给 C

你
在冰封的雪里的
漾起有花纹的微笑——
三月的风
树枝在雪里
跳起芭蕾舞，
呻吟，发光。
“哦——哦”
你发出
轻声的悲叹——
腿儿白白的小羊啊
你多秀美，
但愿我能知道
你每天
是那么千娇百媚，



而且你的一举一动
仿佛泡沫样的花纹——
明天,在平原上
又是冰天雪地,
你,有花纹的微笑,
你,闪闪发光的笑。

○你,三月的风

你是生命和死亡。
三月,你来到
裸露的土地上——
你浑身战栗,
春天的血
罌粟秋牡丹或云彩,
你轻捷的脚步
践踏了土地。
痛苦重又开始。

你那轻捷的脚步
重又勾起了痛苦。
在贫瘠的天空下
土地是寒冷的,
在昏昏沉沉的梦境中
它凝然不动。
在深沉的心坎里
严寒是温和的。



在生命与死亡之间，
希望沉默不语。
现在，凡是活着的，
都有一个声音和血。
现在，土地和天空
都在剧烈地颤抖。
希望折磨它们，
清晨烦扰它们，
你的脚步，你黎明的气息
淹没了它们，
春天的血，
所有的土地都在哆嗦
——这是古老的震颤。

你重新勾起了痛苦。
你是生命和死亡，
在裸露的土地上
你轻轻地走过，
象燕子或云彩，
而心灵的激流
重被唤起，又冲了进来，
而且反映在天空里，
也重新反映出各个事物。
天空和心灵中的各个事物
在等待你的当儿
挨苦受难，抽搐不已。
清晨，黎明





春天的血
你蹂躏了土地。

希望变了形，
等待你，召唤你。
你是生命和死亡。
你的脚步是轻捷的。

○最后一支忧伤的歌

这只是任意调情
你一定十分清楚——
有人伤透了心
很久前就为你受苦。

什么都没有改变
光阴一天天流逝——
有朝一日你来我身边
有朝一日你会去世。

那人很久以前
已经溘然长逝——
那人作过试探
可是茫无所知。



阿·贝尔托卢齐

阿帝利奥·贝尔托卢齐 (Attilio Bertolucci, 1911—), 当代诗人。生于农业资本家家庭。初习法律, 后攻文学, 与隐逸派诗人结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罗马, 担任编辑工作。著有诗集《十一月的火》、《家信》及《冬天的旅行》等。

○白玫瑰

我将为你采撷
花园里最后一朵玫瑰，
那朵在晨雾中
骤然开放的白玫瑰。
一群贪婪的蜜蜂
一直到昨天
还探访过它，
它到现在依然
香气扑鼻，沁人心脾。
这是你三十岁的肖像，
在记忆中却已淡忘
——那时你将是这样。

○冬天的乡村

太阳在雪后露出脸庞，
云彩染上一层绯红，



红得象女奴的衣裳，
 屋顶上的积雪也发出红光，
 红得与公主的面颊相仿。
 吹起一阵微风，
 沉睡的水开始流动，
 牧人的声音象在睡梦中一样。
 孩子们披着围巾走出家门，
 乌黑的眼珠闪闪发光，
 突然空中跃起一些斑点，
 象是鸟儿在振翅飞翔，
 吉卜赛人也为孩子换上了新装。



齐·卡普罗尼

齐奥尔焦·卡普罗尼 (Giorgio Carproni, 1912—), 当代著名诗人。生于利沃尔诺, 一九二二年随父母亲迁居热那亚, 一九三九年后定居于罗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西线作战, 后参加游击队, 抗击法西斯。一九四五年后回罗马, 从事教育及写作。除写诗外, 还著有战事日记。重要诗集有《结构》(1941)、《哭泣的种子》(1959)及《仕地之墙》(1975)等。

○长臂猿

不, 这不是
 我的故乡。
 这里
 来的人那么多,
 去的人又这么多——



我遥远,孤独
(陌生)象
没有上帝的
教堂里的天使;
又象
动物园里的
长臂猿。

在内心深处,
我有另一个
使我憔悴的城市。
它在那边,
我已失去了它。
这是一个
白天里灰蒙蒙的城市,
夜间却发出光辉
——对所有活人
都是光明,正如
这里墓地上,对死人
也都是光明一样。
这个城市哟,
不论什么,
哪怕是死者,
也永远,永远不会
再给我指引方向。



维·塞雷尼

维多里奥·塞雷尼(Vittorio Sereni, 1913—1983), 当代著名诗人。早年在米兰大学学习, 毕业后一面教书, 一面为鼓吹隐逸派诗歌的刊物撰稿。曾与著名诗人夸齐莫多、迦多及西尼斯加利等人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被美军俘虏, 被送往阿尔及利亚, 遣返后从事教育工作及翻译工作, 后任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编辑。主要作品有诗集《边界》(1941)、《阿尔及利亚日记》(1947)、《人类的工具》(1965)及《彗星》等, 其中《彗星》于1982年获维亚雷焦奖。他的早期诗歌抒情气味浓郁, 富有隐逸派诗歌的特色, 后期的某些作品则描写了意大利的社会现状, 反映了表面繁荣下人们对前途惶惶不安的心情。由于他的诗歌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多年来一直是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一九八〇年, 塞雷尼曾来我国访问。

〇九月

忧郁的花园里
 橄榄香气四溢
 湖水离开我们
 似乎稍稍远些
 湖边, 有一些干枯之物
 历历可见
 ——破碎的木桨
 撕裂的渔网
 葡萄园里
 已没有盛夏时的
 闹盈盈的气氛
 这里的日子



象一泓止水
风儿吹来 象灯光般地
给葡萄园带来光明

死亡已成定局
让我们怀着更大的勇气
踏上旅程
让我们带着狗儿
慢慢走向
惊涛骇浪的地方

○阳台

蓦然 暮色笼罩
那时你不知道
湖的对岸是何方
只有一阵低低的细语
掠过我们的生命
在那悬空的阳台下

那个晚上
在鱼雷艇的闪光下
我们都为一桩
没有说出口的事
而提心吊胆
鱼雷艇窥伺我们后
又掉头离开



马·卢齐

马里奥·卢齐(Mario Luzi, 1914—),当代著名诗人。早年在佛罗伦萨大学攻读文学,专事研究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毕业后继续研究法国文学,一面为杂志撰稿。主要作品有诗集《船》(1935)、《夜间的到来》、《祝酒》(1946)、《沙漠的第一批果实》(1952)、《真理的光荣》(1957)、《田野深处》(1965)及《无形的基础》(1971)等。他是继蒙塔莱与翁加雷蒂之后隐逸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意大利国内外享有盛誉。早期作品富有隐逸派诗歌的特色,隐晦曲折,委婉细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他的诗歌语言较为简朴明晰,易于为读者所接受。虽然卢齐的诗歌主题不外乎个人的孤寂和瞬间感受,但由于字句凝练,意境深远,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的某些诗篇中隐喻甚多,风格与美国大诗人托·斯·艾略特相近。

除诗歌外,卢齐尚翻译过莎士比亚、拉辛及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的作品,还写过有关象征主义和马拉梅的论文。

○另一种恐惧

深夜时分

有一个声音
从街头的屋子下面
向我叫唤
被叫唤的就是我
这没有什么可怕
是风儿短暂的复苏
是逃亡的雨
在唤我的名字时
别列举我的错处



也别谴责我的过去
用甜蜜的声音 (维多里奥，
维多里奥)
就解除了我的武装
却又武装我
同我自己作对

○无题

你不在的地方
多么宁静安谧
在喧腾的林木间
天空把街上白色的祭献品
全部敛集起来
有一张脸
在源泉的暗处闪闪发光
含糖蜜的面包心
减轻了行人的痛苦
美丽的华光四溢
又在凉风习习的
一片寂静中，四分五裂
消失在各条
骤然放光的街道间

没有记忆，没有形象
也没有梦境
不在身边的人，脸儿



象第一颗不透明的星星
 反映出来的小球
 你也不在这星星里
 你不在生存空间之内
 某种又白又亮的东西
 使十字路口苦恼
 ——这不是黄昏
 这是潜伏在
 我骚动的心底里的
 苍白的真理
 它无痛无痒,无法辨认

○老人

对老人
 什么都显得多余；
 岩石裂口的液汁，
 哪怕只有一点一滴，
 也能解渴。
 末日将临，
 问得少，
 谈话声也悄悄。
 可我们，青春年少，
 眼前又是大好时光。
 我们呢？
 不妨仔细想想。



比·保·帕佐里尼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比埃尔·保洛·帕佐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 1922—1975), 当代意大利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帕佐里尼出生于博洛尼亚。一九四五年, 他在博洛尼亚大学文学系毕业, 一九四九年后迁居罗马。他少年时代长期住在威尼斯东北的弗留利地区, 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怀有深厚的感情, 因而早年诗歌多用弗留利方言写成。对年轻的帕佐里尼的思想和创作起重要作用的, 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安托尼奥·葛兰西。在他的影响下, 诗人开始对下层社会发生兴趣, 关心并同情贫苦人民的生活, 用各种体裁创作了一系列暴露资本主义阴暗的作品。一九五七年发表的长诗《葛兰西的骨灰》就是他纪念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光辉作品。

除《葛兰西的骨灰》外, 他的著名诗集尚有《二十世纪的方言诗》(1952)、《意大利歌集》(1955)及《玫瑰形式的诗歌》(1964)等。

帕佐里尼在文学艺术方面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但写诗, 也写小说, 写论文, 同时又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电影导演。一九六一年以来, 他先后导演了许多部著名的影片, 如《美狄亚》、《十日谈》及《夙方夜谭》等。晚年还写了许多政论及文学评论, 散见于《晚邮报》及《米兰日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 诗人被人谋杀。

这里选译了他最著名的《葛兰西的骨灰》和其他两首诗。

《葛兰西的骨灰》是他的诗歌中的杰作。葛兰西是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 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政治界和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于一九二一年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 随后当选为书记。一九二六年, 他遭反动当局逮捕, 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在狱中, 葛兰西写了大量有关历史、政治、文化、艺术等问题的札记及书信, 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他在狱中备受酷刑, 但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因脑溢血在狱中病逝, 死后葬于罗马的英国公墓。在长诗《葛兰西的骨灰》中, 帕佐里尼对死者怀着无比崇敬与景仰的心情, 全诗气势雄伟, 情感深沉, 文字如行云流水, 富于隐喻及联想, 对劳苦大众寄予深挚的同情, 而对资产阶级则横加嘲讽。



《祈求母亲》一诗译自诗集《玫瑰形式的诗歌》,全诗热情洋溢,别具情趣,而《鼯声》则为纪念诗人的好友尼内多·达沃利而作。

许多评论家认为帕佐里尼是蒙塔莱以后意大利最重要的诗人。他的一些才气横溢的政治诗,有人认为可与民主德国的布莱希特和智利的聂鲁达媲美。

○葛兰西的骨灰(节译)

这不象五月,这里污浊的空气
使外国人的园子更加阴暗
要不,炫目的阳光

就使人眼花缭乱……黄褐色的
顶楼上的天空,流着涎沫,
那巨大无比的半圆形

象面纱罩着蜿蜒曲折的台伯河
和拉齐奥^① 翠绿的群山……
古老的围墙里,秋天般的五月

使万物死气沉沉,象我们的命运
那样,令人不安。世界也一片灰暗。
十年结束时,只见

① 为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区域名,罗马即在该区境内。

人们在一片废墟中
天真而卖劲地改造生活：
一片静寂——残败而徒劳无功……

你这年青人啊，在那五月里
犯错误意味仍旧活着，在那
意大利的五月^①里，生命至少伴有激情；

你远远没有我们父亲那样
轻率而健全——只是健全得心地不纯
不，不是父亲，而是谦卑的兄弟。

你那瘦骨嶙峋的手儿描绘一个理想
这使这沉寂的大地（不是为我们：你，死了；
我们也同你一起，在这潮湿的

园子里死去）闪闪发光。你可知道，
除了在那片陌生的土地（它仍是有限的）休息外，
你什么也不能做。你的周围

都是傲慢的厌倦。只有
特斯塔齐奥^② 工场锤子敲击铁砧的声音
隐隐约约传到你的耳畔，

战。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一四年爆发，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意大利开始参战。
② 特斯塔齐奥是罗马的一个贫民区，位于台伯河东畔。



声音消隐在暮色中：工场顶棚破落，
成堆白铁罐露在外面，到处是废铁，
一个学徒在歌唱，醉眼蒙眬，

他已干完一天的活，雨已落完最后一滴。

二

在两个世界之间，谈不上休战。
选择效忠……现在我们听到的
声音，只是从这凄凉而崇高的园子里

发出的，那是缩短生命的
欺诈行为，顽固地置人于死地。
在石柩周围

在这些灰色而庄严的短短石块上，
世俗的墓志铭，
仅宣示了俗人苟活一时的命运。

强大的国家是那些百万富翁的
骨头，还在纵情燃烧
而不感到任何羞辱。

亲王们和同性恋爱者的嘲讽
仍在嘈嘈作声，永不消失，
他们的身体在散乱的瓮里

虽然已成骨灰 ,但仍名誉扫地。
死亡时默不作声 ,证明了
人们活着时也是沉默的 ,

人们厌倦了 ,在公园的一片
寂寥里 ,这种厌倦在悄悄改变。
城市冷漠无情 ,把他放逐到

陋巷和教堂中间 ,虽说虔诚 ,
其实渎神 ,城市失去它的光彩。
它的土地上多的是荨麻和豆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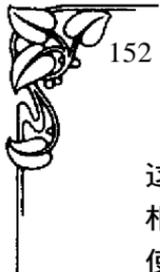
土地孕育了这些瘦骨嶙峋的柏树
和这片阴沉沉的湿气 ,
它玷污苍白而扭曲的黄杨周围之壁 ,

在令人振奋的黄昏下 ,黄杨
消隐在海草朴质的气息中。
紫罗兰色的暮霭 ,笼罩在

这稀疏而没有香味的草儿上面 ,
其间隐隐有薄荷或烂干草的气味。
白天的忧郁 ,四周的岑寂 ,预示

夜间令人心惊胆战。气候
令人不快 ,四壁之内的土地
有一段极其甜美的历史 ,





这片土地与其他的土地
相互渗透,这里的湿气
使人联想到别处的湿气;

在英国的树林密密遮蔽着
水天一色的湖泊,草地绿得象
发磷光的弹子桌和绿宝石的各个地方

回响起它们熟悉的虔诚的
祈祷声:“唉,你泉水哟……”

三

一块象游击队员脖子上围着的破红布——
骨灰瓮近旁的苍白的土地上,
是两枝另一种红色的天竺葵。

你,被放逐的人啊,躺在那儿
同异国的死者并列在一起,
象不信天主教的人们那样超凡脱俗

葛兰西的骨灰……半怀希望,
半怀旧时的疑虑,我走向你,
无意中走到你墓前的

那座憔悴不堪的玻璃暖房,我走向
你的神灵,它就在这里,在自由的灵魂间。
(或者这是另一码事,也许更令人喜悦,

甚至更加谦卑——是一种
青春的情欲与死亡的“共生”现象……)
在这国土上,你的激情

永不平息,我感到,你既
大错特错——在这坟茔的一片静寂中——
又非常正确——我们的

命运何等不安——当你在被杀害的
时日里,写下那些优秀篇章的时候。
这里,躺着这些死去的人们,

证明统治的种子尚未消亡,
这些人渴望彻底埋葬旧时的
祸害和宏伟,希望目睹它的末日,

同时他们也着迷于
铁砧的敲击声,着迷于
来自贫苦角落里的

悲苦低沉的呻吟。
我就在这儿……可怜的人,
穿的是穷人们对着橱窗

不胜羡慕的那种粗而华丽的衣服,
冷僻的街道里的污秽,



电车上的木凳 (我的日子就这样

浑浑噩噩度过) ,已使衣服褪色 ,
我消磨这些空闲 ,免得自己
为苟活而痛苦 ,但这种时间

已越来越少 ,如果我居然爱上这世界 ,
那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激情 ,
正如我在迷茫的青年时代

当它那布尔乔亚的罪恶 ,伤害
我布尔乔亚本人时 ,曾恨过它。
现在我已同你分离 ,难道这世界

或者说掌握权力的那一部分人
只能让我们切齿痛恨 ,
不屑一顾 ? 然而没有你那份严峻 ,

我依旧活下来 ,因为我不作抉择。
我生活在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
战后年代 : 我爱我憎恨的世界 ,

我蔑视它 ,在它的苦难中不知所措
——而且暗暗感到羞辱……

○祈求母亲



任何违心的话语，
做儿子的实在很难说出。

世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的心里
在任何别的情爱面前，经常想什么东西。

因此，我应当告诉你一些可怕的事实：
我的痛苦，产生于你的仁慈。

你是不能代替的。正因为如此，
你赐给我的生命注定寂寞无比。

可我不愿寂寞。我渴望爱情，
渴望肉体之爱，而没有灵魂。

因为灵魂在你里面，这就是你，
可是你是我的母亲，你的爱就是我的奴隶。

我度过童年，屈膝于这种高尚的、不可救药的
情操之中，屈膝于一种巨大的义务里。

这是体味生活的唯一途径，唯一色调，
唯一的形式，现在——已经完了。



我们侥幸地活下来,在生命
越出理智而新生的一片混乱之中。

我祈求你,唉,祈求你,别死去。
我在这儿,单独与你在一起,在未来的四月……

○尾声

咳,尼内多^①,你可记得
我们经常谈起的这个梦?……
当时我在车子里,独自开着,
旁边的位置却空无一人,
你在后面追赶我,
一直跑到半开的门边
一面跑,一面焦急而执拗地
向我高叫,声音带着稚气的悲泣:
“啊,保洛^②,带我走行不行?
你给我付旅费吧?”
这是生命的旅程,因而只有在梦中
你才敢显露自己,向我要些什么。
你清楚知道,梦是现实的一部分;
说这些话的并不是梦中的尼内多。

① 尼内多·达沃利(Ninetto Davoli)本是意大利的一位喜剧演员,当时担任导演的帕佐里尼很赏识他的才能,聘请他在许多影片中担任角色,因此两人过从甚密,十分亲密。帕佐里尼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写这首诗时,尼内多正在服役,诗人亲自去阿雷佐军事基地探望他。后者当时由于擅离职守而受监禁。

② 系作家帕佐里尼之名。

确实,当我们谈起这个时,
你羞惭得满脸通红。
昨晚,在阿雷佐^①夜阑人静,
你肩上套着镣铐,守卫把门儿
啪的一下关上,你和你那微笑,
闪电般的、滑稽的微笑,即将消失,
你对我说一声……“谢谢!”

“谢谢,”尼内多?你对我说这话
还是第一次。后来你意识到了,
纠正了,面不改色地(在那方面你是行家)
打趣说:“谢谢上次的旅行。”

我得重复说,你要我付出代价的
旅程,就是生命的旅程;
正是三四年以前的那个梦境
才使我下决心领悟到,
对自由的爱(即使这种爱
是模棱两可的)究竟触犯了什么。
此刻你竟为上次的旅行而感谢我……

天哪,当你身陷囹圄,
我却战战兢兢,乘飞机飞往远方。
对于我们的生命,我永不满足,
因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物,

① 意大利地名。

